



汪份
增訂

四書大全

論語集註十五

九



2801
48-29



門 仁 2
號 2801
卷 48-29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五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此篇多記出處前三章文公疑為在陳一時之言

餘亦多記夫子言行與門人問答之辭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

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陳去聲

陳謂軍師行音杭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

道之君也復扶又反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

去之史記世家孔子適衛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於孔子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馬仰視之色

不在孔子遂行復如陳是歲魯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問靈公問陳而夫子遽行何也朱子曰為國以禮戰陳之事非人君所宜問也况靈公無道夫子固知之矣特以其禮際之善庶幾可與言者是以往來於衛為日最久而所以啟告之者亦已詳矣乃於夫子之言一無所入至是而猶問陳焉則其志可知矣故對以未學而去之然不徒曰未學而已猶以俎豆之事告之則夫子之去蓋亦未有必然之意也使靈公有以發悟於心而改事焉則夫子之行孰謂其不可留哉○南軒張氏曰夫子之在衛靈公雖無道然亦當側聞夫子之所趨矣顧乃以問陳為言與夫子之意可謂背馳夫子所以答之者則以已之所學者在此而不在彼以其不合也故明日而行焉夫自春秋之時言之諸國以強弱為勝負軍旅之事宜在所先而俎豆之事疑若不急者矣曾不知國之所以為國者以夫天敘天秩者實維持之也為國者志存乎典禮則孝順和睦之風興協力一心尊君親上其強孰禦焉不然三綱淪廢人有離心國誰與立軍旅

雖精果何所用哉俎豆之於禮教猶陳之於軍旅實理之所寓而教之所由興也使靈公而有志於俎豆之間則推而達之必有不可已也○勉齋黃氏曰夫子對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觀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又北又嘗曰我戰則克夫子豈有未學未聞者哉特以軍旅之事非所以為訓耳然欲以俎豆之事啟之則夫子之拳拳於衛亦可知矣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從去聲

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

問明日遂行在陳絕糧想見孔子都不計較所以絕糧朱子曰若計較則不成行矣○齊氏曰孟子曰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考春秋則其時陳服楚蔡服吳吳楚交戰無虛歲孔子蓋為楚昭王徘徊陳蔡而絕糧於兵閒也

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

濫矣見賢
通反

胡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

溢為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或問固窮有
二義朱子曰

固守其窮恐聖人一時答問之辭未遽及此蓋子路

方問君子亦有窮乎答曰君子固是有窮時不如小

人窮則濫耳以固字答上文亦有字文勢乃相應○

南軒張氏曰子路之慍以為夫子之德之盛疑其不

當窮也此不幾於不受命乎夫子答之之意以為命

之不齊君子小人皆有窮也特君子能守而小人失

其守也附存疑君子亦有窮乎者以常理言也子曰

君子固窮者以天命言也又曰小人窮斯濫者以義

處命也○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上聲困而亨

易困卦云困亨貞又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

味之慶源輔氏曰當行而行無所顧慮義之勇也處

困而亨無所怨悔義之安也○胡氏曰當行而

行惟理是視者無所顧慮不計其後也處困而亨身

雖窮而道則通也無所怨悔觀固窮之語可見也學

者之進退能於是而取則焉則不為利害所奪窮達

所移矣○雙峰饒氏曰當行而行無所顧慮是說明

日遂行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是說在陳絕糧以下顧

是顧後慮是慮前怨是怨人悔是自悔○禮有大於

俎豆者夫子且自謙讓說其小者也蓋靈公以軍陳

為問故夫子以禮器為對君子成德之人安於貧賤

若固守其窮似下君子一等矣通考朱氏公遷曰聖

人安土之仁見孔子處困危之道若孟子言無上下

之交則明孔子羅困危之由其如予何是知天之智

微服過宋是處物之義思患預防正以順乎天也此

董思白曰。學唯從博。然後到約。不是起初就不要多。故云。女以子為專在多學而識否。語須有斟酌。又曰。指點處全在女以子為四字上。正所謂現身說法。○李毅侯曰。多學而識者。聞見擇識好古敏求。是也。一以貫之者。性與天道是也。

○子曰賜也女以子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女音汝識音志與平聲下

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

發之。新安陳氏曰。所本指萬殊之一本處也。蒙引多學多聞多見也。能識是所聞所見又都記得也。

對曰然非與

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雲峰胡氏曰。集

註於曾子曰。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以行言也。此則曰積學功至。亦將有得以知言也。曾子行而將有所得。子貢亦知而將有所得。亦字是從曾子說來。○新安陳氏曰。於其疑見其將有得。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說見刑旬反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朱子曰。聖

困勉錄曰。一字對多學多識。說貫字亦對多學多識。說勿分配為是。俗解以一字對多字。以貫字對學字。識字分配者。似不可從。又曰。說統云一貫之解。有主理說。有主心說。按理即是具於心之理。心即是具此理之心。謂是一心可謂是一理可。又曰。一貫後亦非把聞見拋捨。但與平日聞見覺有不同處耳。份按子貢尋常就知識入道。一條已載在參乎章。此處不必重出。

人也不。不是不理會。博學多識。只聖人之所以為聖。却不在博學多識。而在一以貫之。今人博學多識。而不。能至於聖者。只是無一以貫之。然不博學多識。則又無物可貫。孔子實是多學無一事不理會。過只是於多學中有一以貫之耳。○曾子領會夫子一貫之旨。發出忠恕。是從源頭上面流下來。子貢是從下面推上去。○子貢尋常就知識而入道。故夫子警之曰。子一以貫之。蓋言我之多識。不過一理耳。子貢多是曉得了。便了。更沒收殺。曾子尋常自踐履入事親便真箇行此孝為人謀則真箇忠。與朋友交則真箇信。故夫子警之曰。吾平日之所行者。皆一理耳。惟曾子領會於片言之下。故曰忠恕而已矣。以夫子之道無出於此也。○新安陳氏曰。彼以吾道冠於一以貫之之上。此自多學而識說起。而但云子一以貫之。可見彼

言行此言知也。附蒙引彼以行言。此以知言。行該得。知知該不得行也。故曰曾子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精察非知而何。單。○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言行知在其中矣。

能遍觀而盡識。如字宜其以為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

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眾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

曰子一以貫之德。輜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

無臭至矣。問如天之於眾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朱子曰天只一氣流行。萬物自生自長。自形

自色。豈自粧點得如此。聖人只是一箇大本大原。裏出視自然。明聽自然。聰色自然。溫貌自然。恭在父子

則為仁。在君臣則為義。從大本中流出。便成許多道理。只是這箇一。便貫將去。○問謝氏解此章末舉中

庸引詩語。只是贊其理之妙耳。曰固是。到此則無可得說了。然此須是去涵泳。只恁說過。也不濟事。多學

而識也不可謂不是。故子貢先曰然。又曰非與。固有當多學而識之者。又自有一貫底道理。但多學而識之。則可說到一以貫之則不可說矣。○陳氏曰此以中庸語證乃形容天理自然流行之妙。無雕刻之迹。所以結前意耳。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扶又反深喻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

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新安陳氏曰如莫我知也。夫及子欲無言之類。而他人不與音預焉。則顏

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或問此章之說。朱子曰聖人生

知不待多學。子貢以已觀夫子。故以為亦多學也。夫子以一貫告之。此雖聖人之事。然因已以告子貢。使

份按語類廓然無所不通也
下文云若是者雖有以知夫
眾理之所在而汎然莫為之
統其處事接物之間有以處
其所嘗學者而於其所未嘗
學者則不能以通也故其
聞一則止能知二非以億而
言則亦不能以屢中而其不
中者亦多矣聖人以此告之
云云愚謂有以處其所嘗學
而於其所未嘗學者則不能
通等語說得但知多學而不
能一貫之病最為親切何故
剛去
呂晚村曰一以貫之字正
指所學所識就這上見箇總
統關通處不是於學識之上

之先別有一件東西也。正惟
異端別有一件東西。看得世
間瑣碎繁重。皆成外物。却要
憑此件東西起滅。有無不道。
打成兩橛。畢竟湊合不上。於
世間一切有為法。顛倒錯亂。
廢棄潰裂。識者謂其知一而
不知貫。不知其一原不是。故
不可貫也。聖人之一。即在多
學而識處。舍却學識。貫甚
麼。朱子之言。真聖人精髓也。
又曰。道理自少生多。工夫必
由多返一。學識是博文正工。
夫到一貫之真。左右逢原。頭
頭是道。又曰。曰以貫之。則正
在學識中。指示箇貫通要約
耳。非令其空諸所有也。又曰。
下學上達。博文約禮。夫子平
生為誨。次第如此。子貢平時
多學而識。非錯做工夫也。到

知夫學者雖不可以不多學。然亦有所謂一以貫之
然後為至耳。蓋子貢之學亦博矣。然意其特於一事
一物之中。各有以知其理之當然。而未能知夫萬理
之為一。而廓然無所不通也。聖人以此告之。使之知
所謂眾理者本一理也。以是而貫通之。則天下事物
之多。皆不外乎是。而無不通矣。○問語子貢一貫之
理。謂五常百行人倫物理。紛紜雜揉。不可名狀。是可
謂有萬而不同者矣。然一體該攝乎萬用。而萬殊歸
乎一原。循其本而觀之。則固一矣。即其用而驗之。則
是其本行乎事物之間。斯所謂一以貫之者也。聖人
生知固不待多學而識。學者非由多學。則固無以識
其全也。故必格物窮理。以致其博。主敬力行。以反諸
約。及夫積累既久。豁然貫通。則向之多學而得之者。
始有以知其一本而無二矣。子貢致知之功。已至其
於事物之間。灼然知天理之所在。而無疑。特未究夫
一之為妙耳。夫子當其可而問之。發其疑。而告之。故
能聞言而悟。不逆於心。觀夫子於曾子之外。獨以告
子貢。則其不躐等而施者。抑可見矣。曰此說亦善。○

慶源輔氏曰。子貢以通達之資。聞一知二。則其所學
固多。而能識矣。然務博者多。徇外如方人屢中之事。
可見夫子每有以抑之。無非使之反求其本者。子貢
至此。則真積力久。亦將有得矣。故夫子先設為疑辭。
以發之。俟其言以觀其志。然後告之。○或問夫子告
子貢以三。貫與曾子同。朱子謂告曾子以行言。告子
貢以知言。潛室陳氏曰。既是一貫。本不可分。知行只
緣子貢以知識入道。故聖人從他明處點化他。猶自
領會不去。以忠恕而明一貫。驗得是行。以知識而明
一貫。驗得是知。一貫固不可分。但向人語處。入頭各
有塗轍。○袁氏曰。曾子聞一貫之說。即唯而無疑。固
已深領聖道之妙。子貢雖未能如曾子之唯。而亦未
始如門人有何謂之問。是則子貢蓋亦默會於言下
矣。○雲峰胡氏曰。集註於參乎章。引程子曰。維天之
命。於穆不已。是以天字釋一字。此章引謝氏曰。天之
於眾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亦以天釋一字。蓋天之
於萬物。是一氣之貫。聖人之於萬物。是一理之貫。但
彼之所謂貫者。曰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是以行言。此

此須知一貫。則從前學識方有箇一本會通處。正約禮上達之序也。註中積學功至與曾子章真積力久皆聖人鐵棒定法不可移易。或謂學識非而一貫是。或作一貫先而學識後。皆陽儒陰釋之說。又曰夫子生知尚自謂好古敏求其教人也。則以博文約禮又曰下學而上達。自金溪只空理會一貫。以為先立其大者。江門師弟遠宗其道。至姚江而其說更熾。初則以一貫廢學識。繼則遁詞以先尋一貫而後學識。則是先上達而後下學。先約禮而後博文。節節顛倒。恐無此聖學也。朱子謂只主生知安行。而學知以下一切都廢。却貫箇甚麼。談空浩瀚。引得一輩士人都顛

由博學而識之說來。是以知言。况曾子之篤實能力於行。子貢明達能求其知。所以告之者若不同。而所謂一者未嘗不同也。○新安陳氏曰。顏曾以下諸子。天資之敏。學問之進。皆無如子貢。更觀其聞性與天道。及子張篇末三章。稱孔子處足以見矣。或問曰。子貢之聞是言也。亦將何所致力而能一以貫之耶。日子貢之學至是。其於眾理之萬殊者。固已深知而洞曉矣。其所欠者。猶未知是萬之為一耳。故夫子當其可告而告之。使其聞之。則亦脫然喻向者之萬殊為今日之一致。而無疑耳。豈容至是而復用力以求其所謂一。而夫子亦豈不待其可告而浪語之哉。○語錄孔子告子貢曰。女以子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子一以貫之。蓋恐子貢只以己為多學而不知一以貫之。理後人不曾其意。遂以為孔子只是一貫。元不用多學。若不是多學。却貫箇甚底。○子貢曰。然非與。然字也是非與也是。而今只管懸想說道。一貫却不。知貫箇甚麼。聖人直是事事理會得。如云好古敏以求之。不是驀直恁地去。貫得他。如曾子問許多曲折。

狂嗟乎可悲可痛也。又曰。有講一貫為初學入德事。而朱子所云真積力久。一旦豁然貫通。乃是禪學者。夫人生之事。一坐一立。孰不由學。故云有物必有則。若劈頭便講一貫。一是一箇甚。貫又是貫箇甚也。充其說。必以為運水搬柴。頭頭是道。不至於猖狂恣肆。破綻決離不止。至於真積力久。忽然貫通。正聖賢窮理之學。物格知至。下學上達工夫。到處不期而然。乃反自以為禪家頓悟之學。不幾盜憎主人之甚乎。總之近來講學。無非套竊禪門緒餘。借儒家言語。做箇話頭。為文章翻案之法。原不曾識得儒家言語在此。之所謂一貫者。只是本天彼之所謂一貫者。只是本

他思量一一問過。而夫子一一告之。末云吾聞諸老聃云。是聖人當初都會事事理會過。如天下之聖說。道事親。事親中間有多少事。說道事君。事君中間有多少事。而今正患不能一一見箇恰好處。如何便說一貫。近見永嘉有一兩相識。只管去考制度。却都不曾理會箇根本。一旦臨利害。那箇都未有用處。却都不將事。呂伯恭向來教人。亦云論理皆虛言。不如論實事。便要去找史。如陸子靜又只說箇虛靜云。全無許多事。顏子不會學。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勿失。善則一矣。何用更擇。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一聞之外。何用再聞。便都與禪家說話一般了。聖人道理。都不恁地。直是周徧。○存疑萬物之理。咸具於人之一心。理雖有萬。其實渾融為一。所謂天下之大本也。冲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備萬殊一本也。聖人氣質清明。無物欲之蔽。所謂一者不失。故日用之間。隨他千頭萬緒。到面前只以此照之。父而慈。子而孝。君而仁。臣而敬。視而明。聽而聰。一物一理。萬物萬理。都是只一心之理。照之。此聖人之一貫也。自聖人

心本天則有一定之工夫。一定之火候。本心只一了萬了。更何工夫。火候之有耶。故同舉箇一貫字。其實如冰炭之不同。不可不明辨也。又曰。謝顯道博舉史書。程子謂其玩物喪志。謝聞悚然。及看明道讀史。却又逐行看過。不蹉一字。謝初不服。後來省悟。却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須知夫子此箇話頭。正從實地接引耳。如以學識為敲門之磚。以一貫為密室之帕。皆孤禪矣。若問曰。一貫之如何。應對曰。多學而識之可也。又曰。方未見得一貫時。只有多識。及既見得後。只有一貫之耳。却不是多識外又增一件也。又曰。此章虛纏問答。機鋒一病也。林倒學識二病。

以下氣質不能清明。物欲不能無蔽。萬理之具於心者。不能無昏昧障礙。若不隨事隨物。探討窮究。許多道理。如何得明。多學而識。正探討窮究。以明之也。然專靠多學而識。都無箇本領。源頭處。不過口耳形迹之粗而已。安能有得於己。故須有箇一貫道理。然工夫未到。心中曠曠。強欲去貫他。如何貫得。故必博學多識。真積力久。一旦豁然貫通。則心體光明。冲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備者復全於我。萬殊一本之理。始有以貫之。此學者之一貫。曾子貢之子貢之所從事。故聖人於二子。皆必待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而後告之。者正為此也。若謂凡從事於學者。皆不可不知一貫之道。則聖人於七十子。何不一告之。而獨二子耶。聖人未嘗不理會博學多識。其實事事都理會。如問禮問官之類。可見但其中自有一貫道理。他道理本在胸中。事事物物。雖皆理會。但一看便破。與學者絕異。聖人是自上面源頭做下來。學者必從博學多識。理會做到徹時。方得聖人一貫處。是自下面未流做上去。譬如千金之子。許多錢。皆是家中有底。特用

也。忘却子字三病也。一貫說得鶻突。竟同參悟四病也。與曾子章無別五病也。

素子來申他。自致千金之人。家中雖有須去零碎營運。到得有時。方用索子來申。其不同如此。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鮮上聲

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

已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此疑

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為去聲慍見發也。南軒張氏曰。知

履之未至。故不能真知其味。夫子以此告子路。使之勉進於德。○慶源輔氏曰。聖門之學。不以徒知為尚。要在實有諸己。○覺軒蔡氏曰。夫子呼子路。教以知德者鮮矣之說。謂義禮有得於己。則死生禍福得喪。自不能亂其所守。所以釋其慍見之惑。夫子當造次顛沛之中。所以告門人弟子者。各隨其所蔽而開發。無以異於洙泗雍容講論之素。呼此其所以為聖人也。與○雙峰饒氏曰。夫子不日知道。而日知德何也。

德與道不同。知在行先。日知道。知在行後。則日知德。知在行先。則道未為我有。猶未親切。知在行後。則此道實為我有。而知之也深。既知得這裏。滋味則外面世味自不足。以奪之。孟子曰。飽乎仁義。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子路末能實有是德於已。所以纔絕糧便慍見。○雲峯胡氏曰。詳集註之意。不徒重在知字。而重在德字。蓋義理之味無窮。必實得於已。而後真知其味之實。不然。臆度之知。非真知也。夫苟真知之。區區窮達。豈足為欣戚哉。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與平聲。夫音扶。

無為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眾職。故尤不

呂晚村曰。堯豈易紹。禹皇諸人豈易得。能紹能得。此便是聖德淵微。說時遇正是說德也。堯亦同此德。而前無可承。禹亦同此德。而後來難並。惟舜適當極盛。更難得。故夫子難之。玩其舜也。與語氣是更無他人可及意。玩何哉而已矣。語氣是只消得如此意。若

止說聖德重恭己。則都說不去矣。又曰。畢竟重在紹堯得人。說不是不重無為之德。德已協節。更不消說。而舜又適當上下際會之極盛。故尤其無為也。要之能紹堯能得人。處正是德。說際會便是說德。盛疑似倚賴於人。直是自家眼孔淺。識見村耳。又曰。恭己正是形容其無為處。恭己正南面五字。止作一容字看。故註云人之所見如此。湯霍林謂恭己即無為。艾子謂恭己所以無為。皆將恭己二字誤看做精微。夫既為精微。豈人所能見乎。且與上句夫何為哉。本句而已矣。語氣不合。此所謂求深得淺也。又曰。此章只重無為。恭己正南面是夫子極意形容無為之象耳。

見其有為之迹也。恭己者。聖人盛德之容。既無所為。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或問恭己為聖人敬德之容。以書傳考之。舜之為治。朝覲巡狩。封山濟川。舉元凱。誅四凶。非無事也。此其日無為而治者何耶。朱子曰。即書而考之。則舜之所以為治之迹。皆在攝政二十八載之間。及其踐天子之位。則書之所載。不過命九官十二牧而已。其後無他事也。雖書之所記。簡古稀闊。然亦足以見當時之無事也。○雙峯饒氏曰。集註分兩節。一節說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此是眾聖人之所同一節。說舜紹堯之後。又得人以任眾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迹。此是舜之所獨稱。舜與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相似。○新安陳氏曰。人不見其有為之迹。可得見者。臨御敬德之容耳。胡氏謂敬德之容。由外而知。其內是也。附存疑言。自古帝王為治多矣。若無所作。為而天下治者。其舜也。與夫果何作為哉。但見其恭己正南面而已。原舜之所以無為者。蓋聖人德盛而民化。固不

非追原無為之本也。俗論乃云恭已正無為之主宰，則而已矣。三字如何說得德輕。○困勉錄曰：舜所以能無為者，兼德盛紹堯得人三意。三意當補在其舜也。與下天何為哉二句，只是申上文意。恭已只主容說，不可作本領講。大全由外知內之說，亦不必用。時說以恭已為本領，遂以無為而有為立解，則上下語氣分為兩截矣。不知本領有為，即註德盛民化意，自當與紹堯得人同補出，不宜即以恭已當之。

待其有所作為也。且紹堯之後，又得人以任眾職。紹堯之後，凡所當為者，堯皆先為之矣。得人以任眾職，若已所當為者，眾人又代為之矣。故亦不待有所作為也。○蒙引註：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眾職，則既有帝堯以當其勞於前，又有眾賢以分其勞於下，此舜之德，所以雖不必有盛於他聖人，而無為之治，則有他聖人不能及者矣。此二句都是推孔子所以獨以無為而治歸諸舜之意。若用在下句，尤不是。然今人只知舜是紹堯之後，又得人以任眾職，所以無為。至於德盛民化，則又畧之。殊不知聖人德皆盛，皆可無為而治。但舜不徒盛德，又有此兩段機會，尤為無為耳。故獨稱之。○夫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見其實無所為也。語意與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相似。○恭已以敬之見於外者，言故曰敬德之容。○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未必其他聖人皆擾擾然有為也。有為則非聖人矣。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又未必其他聖人皆戚戚然長憂也。有憂則亦非聖人矣。要皆舉其

困勉錄曰：篤學。朱子對拘迫者說，雙峯對輕發者說。蒙引存疑對刻薄者說。蒙引存疑較是。又曰：子以四教，章存疑。謂如欲孝欲弟，心無不盡是。忠行孝行弟事，無不實是信。此章又謂心與口不相違是。忠不食其言是信。前後說總一樣。竊意四書說忠信都如此。但有兼言行不兼言行之分耳。

尤者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

子曰：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

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行篤行不之行，去聲。貊，亡百反。

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于

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周禮：夏官職

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鄭司農註：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貉。狄，二千五百家

為州。朱子曰：篤，有重厚深沉之意。敬而不篤，則有拘迫之患。○南軒張氏曰：篤敬者，敦篤於敬也。言

言言大全 卷十五
忠信則言有物。行篤敬則行有恆。以是而行。何往不可。○雙峯饒氏曰。凡事詳審。不輕發。是篤底意思。戒謹恐懼。惟恐失之。是敬底意思。篤自篤。敬自敬。○問言思忠。言而有信。此合忠信來。言上說如何。曰。忠信都訓實。忠是出於心者。信是見於事者。如口裏如此說。心下不如此。是不忠也。口裏如此說。驗之於事。却不如此。是不信也。忠是前一截。事信是後一截。事若前一截實。後一截虛。便不可存疑。盡已之謂忠。就言說。則言如是。心亦如是。心與口不相違。是忠也。只是不欺意。以實之謂信。言焉必踐。而不食其言。是以實也。故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又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忠與信當如此分。單言忠。則該信。言思忠。是也。單言信。則該忠。與朋友交言而有信。是也。○篤厚。也是待人接物。忠厚不刻薄。君子篤於親。故舊不遺。皆是篤厚之事。○蒙引。蠻貊可行。則近者可知。州里不行。况於蠻貊乎。○上一節。據見在說出兩端。下一節。乃教以下工夫。

杜靜臺曰。曰立曰在。與只是舉兩件做例。見得無時無處不離這箇誠敬。不是只說未言未行之先如此。○呂晚村曰。兩其字指忠信篤敬。或將其字看做心字。便與孤禪參話頭相似。全理悖謬矣。

份按張敬夫云。參前倚衡。使之存乎忠信篤敬之理也。朱子曰。此謂言必欲其忠信。行必欲其篤敬。念念不忘。而有以形於心目之間耳。若不責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參七南反。夫音扶。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毋往參焉之參。禮記曲禮

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麗也。謂兩人相附。麗而並坐。或並立。我毋往參之。為三焉。言與我相

參也。衡。軛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

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

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朱

曰。參前倚衡。只是見得理如此。不成是有一塊物事。光輝輝在那裏。○此謂言必欲其忠信。行必欲其篤敬。念念不忘。而有以形於心目之間耳。○問參前倚衡。何物參倚坐立。所見何物可見。潛室陳氏曰。參前

之於言行之實而徒曰存其理而不合亦何益哉愚謂此條必須全載首尾語意方明蓋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須實存想其理蒙引謂參前倚衡是說未行未言之先此心不忘到處相隨之意此正不明朱子此條之旨也夫以實存言行上用工作主而謂即未言未行之先亦念念不忘則可若專主未言未行之先說便失之矣

倚衡不是有箇外來物事便是忠信篤敬坐立所見要常常目在之耳此是學者存誠工夫令自家實有這箇道理鎮在眼前不相離去○鄭氏舜舉曰子張務外者也故問于祿問行皆以言行告之忠信篤敬視寡尤寡悔淺深不侔子張之學進矣○新安陳氏曰忠信篤敬乃言行當然之理工夫全在忠信篤敬念念不忘八字上惟念念不忘於心而後常如有見於目忠信篤敬吾心此理也州里之人與蠻貊之人亦皆此心此理也盡吾之心則通乎人心雖遠而可行不盡吾心則無以通乎人心雖近而不可行矣附朱子文集答吳斗南書參前倚衡今人多錯說了故每流於釋氏之說先聖言此只是說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念念不忘到處常若見此兩事不離心目之間耳如言見堯於羹見堯於牆豈是以吾之心還見我心別爲一物而在身外耶○記疑曰參前倚衡非有物也謂之無則不可某人亦有詩云參倚前衡豈易陳只今便了乃相親昔人求劍尋舟跡大似子張書在紳朱子曰愚謂孔子答子張以忠信篤敬而有參

前倚衡之說蓋欲其力行二語造次不忘若曰坐見於牆食見於羹云耳而近世說者展轉怪妄至於如此亦可歎已且其所謂只今便了乃相親者竊取異學鄙俚之常談可羞甚矣乃敢下視前賢肆其譏侮不亦無忌憚之甚哉○存疑曰立曰在與亦卽兩事以示例耳自此推之出入起居動靜語默無不然也與前篇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相似

子張書諸紳

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

雙峯饒氏曰書紳見他佩服之切子

張到晚年儘切實如言執德不弘之類可見○新安陳氏曰書上文夫子所言於紳也附蒙引子張書諸紳者蓋以受教之時此心固在聞教之後怠心或生故特以孔子上文所告盡書諸紳書諸紳則身是在紳亦在是紳在是則忠信篤敬亦在是矣然此在顏曾則不用書紳亦可見子張之爲有志者發於實心

見於實事也。○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直畧已而已通考

仁山金氏曰辟音闢如行辟人之辟謂猶前驅者以鞭攔約人使開向一邊也博學而篤志

切問而近思此致知之鞭辟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

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此力行之鞭辟即此

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壯里便渾化却與天地

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朱子曰

裏此是洛中語辟如驅辟一般一處說作鞭約是要

鞭督向裏去今人皆就外面做工夫下云切問近思

言忠信行篤敬何嘗有一句說向外去只就身上理

會便是近裏著已○天地同體處是義理之精英查

滓是私意人欲之未消滅者人與天地本一體只緣

查滓未去所以有間隔若無查滓便與天地同體如

困勉錄曰程註查滓渾化小註以克已言存疑以不思不勉言兩說當兼又曰程註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此句正是此章主意程子雖專為學者言不主於釋經然未嘗不可以釋經也又曰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即所謂主敬行恕坤道也

克已復禮為仁已是查滓復禮便是天地同體處如

曾子不忠不信不習漆雕開言吾斯之未能信皆是

有些查滓處只是質美者見得透徹那查滓處便都

盡化了若未到此須當莊敬持養旋旋磨擦去教盡

即此是學只爭箇做得徹與不徹耳○問竊謂切問

近思是主於致知忠信篤敬是主於力行知與行不

可偏廢而程子謂隨入資質各用其力而其至則一

如是則亦有行不假於知者未知如何曰切問忠信

只是泛引切已底意思非以為致知力行之分也質

美者固是知行俱到其次亦豈有全不知而能行者

但因持養而所知愈明耳○胡氏曰明得盡查滓化

却天資高知之即能行之而私意無所容也莊主容

敬主心內外交致其力常常操守以涵養之然後可

查滓到不思不勉從容中道則查滓渾化矣故曰與天地同體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鮪音秋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

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新安陳氏曰舉此一事可見其餘故

夫子稱其直事見形旬反家語家語困誓篇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

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而不從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吾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禮飯於牖

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也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

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尸諫忠感其君也可不謂直乎

困勉錄曰蒙引亦謂二節皆重無道一邊看來聖人口氣只是平說但看書者於言外補說二子優劣則於無道邊見耳又曰說統云卷懷非止隱避也就他作用韜晦不露半穎以櫻禍患此亦是他涵養處按韜晦隱避兼說為是近關之出非隱避乎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古轉反收也懷

藏也如於孫林父音甫甯殖常職反放弑之謀不對而出

亦其事也左傳襄公十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皮冠田獵之冠也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孥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處子所知也大懼

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蟻子伯子皮

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公出奔齊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二十年甯惠子卒二十

六年衛獻公求復謂甯喜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

命吾人全 卷十五 衛靈公

入遂行五月甯喜攻孫氏克之殺子叔衛侯剽也言子叔剽無諡故書曰甯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甲午衛侯衍復歸于衛○新安陳氏曰卷懷皆指此道而言引此

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

懷之有不可得也朱子曰直固好然一向直便是徧豈得如伯玉之君子○南軒張氏

曰史魚只可謂之直能伸而不能屈未盡君子之道若伯玉則能因時屈伸故謂之君子○胡氏曰直者德之一端君子者成德之名○新安陳氏曰史魚之直不以有道無道而變治世雖可行亂世欲卷而不可得矣伯玉有道則仕無道卷懷近於夫子之用則行舍則藏集註以為出處合於聖人之道蓋謂此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

翼註曰可與言是虛而能受聞而能悟者不可與言是拒

之不受語之不達者○呂晚村曰失人失言原自兩平謂亦字側重非也但兩句總為言而發欲其語默皆當

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知去聲

勉齋黃氏曰不與之言不知其可與言也與之言不知其不可與言也故惟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新安陳氏曰惟智者為能知人知其人之可與言或不可與言不知人則當語而默當默而語非失人則失言矣○蒙引觀此章者其用工不在於語默上而在於知人欲知人則在居敬窮理看書都要如此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

則於其心有不妥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

心安而德全矣朱子曰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害仁乃其心中自有打不過處不忍就

彼以害此所以成仁者但以遂其良心之所安而已○仁只是吾心之正理求生害仁雖以無道得生却

翼註曰志士是利仁者仁人是安仁者然不重分別優劣○困勉錄曰志士乃利仁者仁人乃安仁者志士亦能看得明處得決但未能出之自然耳又曰志士只作利仁看不必如大全鄭氏說到不免於徒死○袁蛟陽曰日有殺身亦非取必於殺也但無求生之心則殺身不殺身俱是仁如有一毫私意於其間則

貪生妄死亦不足以言仁也

論語大注卷之五

是挾破吾心中之全理。殺身成仁時。吾身雖死。却得此理完全也。○求生如何便害仁。殺身如何便成仁。只是爭箇安與不安而已。○問死生是大關節。要之工夫。却不在那一節上。學者須是於日用之間。不問事之大小。皆欲即於義理之安。然後臨死之際。庶幾不差。若平常應事。義理合如此。處都放過。到臨大節。未有不奪也。○胡氏曰。當死而死。於理為是。於心始安。故謂之成仁。然必曰。志士仁人者。有志之士。慷慨就死。成德之人。從容就死也。○鄭氏舜舉曰。志士不以死生為懼。仁人則明死生之理。惟曰。不懼。或未免於徒死。故以志士仁人兼言之。○雙峯饒氏曰。仁人與仁為一。仁為我有矣。志士與仁為二。但有志於為仁。仁人者自然無求生害仁。有殺身成仁。志士亦能勉而為之。比干是仁人。豫讓張巡是志士。○新安陳氏曰。志士志於仁。而勉行不及。仁人之安行。然不以生死動心。而虧此仁。則一也。○附蒙引。志士利仁者也。仁人安仁者也。○兩以字不要為用力字解。○殺身以成仁者。非不得其死。求生以害仁者。

亦非考終命。○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

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

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

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或問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竊謂苟所利者。大一身何足惜也。程子曰。但看生與仁孰重。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人莫重於生。至於捨得死。道須大段好。如生也。曰。既死矣。敢問好處如何。曰。聖人只睹一箇是。○朱子曰。曾見人解殺身成仁。言殺身者。所以全性命之理。人當殺身時。何暇更思量。我是全性命之理。只為死便是生。便不是不過就一箇是。故伊川說。生不安於死。至於全其性命之理。乃是傍人看他說的話。非是其人殺身時有此意也。或謂殺身者。只是要成這仁。曰。若說要成這仁。却不是只是行所

份按朱子駁南軒此條云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害仁者乃其心中自有打不過處不忍就彼以害此正非爲恐虧其所以生者而後殺身以成仁也所謂成仁者亦但以求其良心之所安而已非欲全其所以生而後爲之也此解中常有一種意思不以仁義忠孝爲吾心之不能已者而以爲與天命謹天職欲全其所以生者而後爲之則是

當行而已○或問此章曰仁者心之德而萬理具焉一有不合於理則心不能安而害於德矣順此理而不違則身雖可殺而此心之全此理之正浩然充塞天地之間夫孰得而亡之哉曰其謂殺身成仁而不仁決者有以義決者以仁決者此章之言是也以義決者孟子謂欲有甚於生惡有甚於死是也蓋仁人不以所惡傷所好之體義士不以所賤易所貴之宜○南軒張氏曰人莫不重於其生也君子亦何以異於人哉然以害仁則不敢以求生以成仁則殺身而不避蓋其死有重於生故也夫仁者人之所以生者也苟虧其所以生者則其生也亦何爲哉曾子所以得正而斃者正此義也志士志於仁者與仁人淺深雖有間然是則同也○慶源輔氏曰志士於此二者勉之者也仁人於此二者安之者也心與理一理當死而以生則拂於天理忍於吾心而傷害於吾仁矣心之德卽所謂仁也理當死而死則吾之心順適而無傷吾之仁亦全而無闕矣○潛室陳氏曰謂之成

本心之外別有一念計及此等利害重輕而後爲之也誠使真能舍生取義亦出於計較之私而無懲實自盡之意矣大率全所以生等說自他人旁觀者言之以爲我能如此則可若按是心以爲善則已不受帖况自言之豈不益可笑乎呂覽所載直躬證父一事而載取名事正類此耳愚謂朱子所駁辨析入微乃大全義用輯釋改壞之本止採其心中打不過三四語其餘盡行刪削而反取南軒此條可謂全不知折衷矣○又按南軒此條云以成仁則殺身而不避似亦有語病朱子云只是義當殺身卽是成仁若爲成仁而殺身便只是利心南軒所云恐正犯朱子所

仁則必如是而後天理人倫無虧欠處生順死安無可悔憾當此境界但見義理而不見己身更管甚名譽耶○汪氏曰程子是因夫子之言更推出實見二字謂必先能真實見得死便定是不死便定不是方肯甘心就死以成就這箇是若不曾真實見得定合如此則必不肯甘心就死矣此又推聖人所以言此之意以曉人也○新安陳氏曰志士仁人能得實理於心方能實見實見得是與非方能殺身成仁以成就箇是而不求生害仁以成就箇非也○問殺身成仁與舍生取義何別曰仁義一理耳仁以心之全德言義以身之大節言成仁包得取義取義卽所以成仁孔子就本心安適處言故曰成仁孟子就切身斷制處言故曰取義其爲成就一箇是則一而已所以程子於此謂實見得生不重於義可見仁與義一理也通考朱氏公遷曰仁兼人心事理言亦曰汎以仁道言子罕言仁是汎舉其大槩若殺身成仁則就死生患難而言之安仁利仁君子去仁則就富貴貧賤而言之此皆卽其處事言而存心在其中此章又

訶矣。南軒解此節又有云。是果何故哉。亦曰理之所合。全吾性而已。朱子駁之云。欲全吾性而後殺身。便是有爲而爲之。蓋所謂欲全吾性而後殺身。卽以成仁則殺身不避之說也。卽恐虧其所以生者。而後殺身之說也。皆不免於有爲而爲。而出於計較之私也。

呂晚村曰。上器字對下大夫。士上利字對下賢仁。子貢結綢連騎。所少非大夫士也。未必事賢友仁耳。故夫子進之。又曰。如何是仁。如何是爲仁。如何是事友之爲仁。須各各分明不混。乃知事友之所以爲仁。爲仁之至於仁原是一串事也。只要先認得箇仁字。下面便七穿八洞。又曰。有嚴

論語大全卷十五

以仁者言。又如夫子言而親仁。又言友士之仁。皆是。指仁人而言。宰我專指愛爲仁。故其蔽也。愚夫子舉成德而言。則仁之中未嘗無知也。又曰。專言仁者。則成德之人也。若以仁者對智者勇者。則又有不同。以一人之身而兼有其德。則姑就其一體。而以仁者目之也。以其人質有所似德。有所成而稱之爲仁人。則因其所有而得仁者之名也。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勉齋黃氏曰。大夫言賢。已見於也。夫子嘗謂子貢。不若已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家語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

憚切。磋之意。便是心存。心存便是爲仁。又曰。子貢非不能事友者也。正謂其才情作用。有牢籠宇宙之槩。則自尊貴而悅。不若已。最是爲仁之害。故夫子以此藥之。○困勉錄曰。吳因之云。友不如已。只管看得自己大。別人小。究竟惟有愈趨愈下而已。惟與仁賢相結納。不覺羞慚。淬礪振奮。勇往此全。是借彼聖賢激發吾心意思。非藉其夾輔之謂。愚謂亦須兼說方備。又曰。大全輔氏陳氏。皆以註嚴。憚貼大夫。切。磋。貼士。蒙引存疑多從之。

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與不若已者處。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焉。○朱子曰。大夫必要事其賢者。士必要友其仁者。便是要琢磨勉勵。以至於仁。如欲克己。未能克己。欲復禮。而未能復禮。須要更相勸勉。乃爲有益。○事賢友仁。也是箇入德之方。問事與友。孰重。曰。友爲親切。賢只是統言。友徑指仁上說。○欲爲仁。而先親仁。賢猶工欲善其事。而先利其器。欲其取諸仁。賢以成其德也。○慶源輔氏曰。事大夫之賢者。則有所觀法。而起嚴憚之心。友其士之仁者。則有所切。磋而生勉勵之意。則其所以爲仁者。力矣。○新安陳氏曰。嚴憚。指事大夫之賢。切。磋。指友士之仁。

程子曰。子貢問爲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爲仁之資而已。汪氏曰。此專挑爲字發明之。問意重在此。字故夫子答之。只從此字發明其意也。○

新安陳氏曰資助也附語錄王介甫云事衰世之大夫友薄俗之士聽淫樂視惡禮噉然不惑於先王之道難矣哉此言甚好只是把做文章做不會反已求之聞其身上極不整齊平日亦脫冠露頂○蒙引凡問仁者要其成也若問為仁則是求其所以用力之方也

顏淵問為邦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為邦者謙辭朱子曰

曰顏子之問有二一問仁一問為邦須從克己復禮上來方可及為邦之事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

袁了凡曰有天德然後可以語王道顏子天德已具故於問為邦但告以四代之禮樂使無三王之德而但襲三代之禮必不可以復致雍熙之治無虞舜之德而但用九韶之舞必不可以復致鳳凰之儀困勉錄曰三正已見於夏書而朱子謂商周欲新天下之耳目始有三統之說此疑朱子未定之論又曰春秋書春王正月依饒雙峰說則改冬

為春改春為夏自是周制依胡傳則周制雖以子為歲首而仍以寅為春改冬為春改春為夏者是夫子以夏時冠周月也雙峰之說為直捷又曰存疑又取許元夫之說謂意兼三正夏初已有是言縱迭建焉不過朝覲會同燕饗祀告頒朔授時之類以其正朔行之至於紀時之類則以寅為歲首言古今不得而易依此則春秋所書俱是夏正然考之經傳多不合故斷以雙峰之說為正○仇滄柱曰商周改月之說先儒議論不同朱子晚年亦不主初見門人蔡氏作書傳晏氏解春秋皆主不改月之說元儒黃東發程時叔宗之宋潛溪著辨言之甚詳惟杜元凱註左傳

為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

正周以子為天正也朱子曰邵子皇極經世書以元統會十二會為一元一萬八百年為一會初間一萬八百年而天始

年為一會以會建運以運統世三十年為一世十二世為一運三十運為一會初間一萬八百年而天始開又一萬八百年而地始成又一萬八百年而人始生邵子於寅上方註一開物字蓋初間未有物只是氣塞及天開些子後便有一塊查滓在其中漸漸凝結而成地初則溶軟後漸堅實今山形自高而下便如水濊沙之勢以此知必是先天有地有地有天地交感方始生人物出來邵子言到子上方有天未有地到丑上方有地未有入到寅上方有入子丑寅皆天地人之始故三代建以為正夫子以寅月人可施功故從其時通考吳氏程曰西山蔡氏推邵子經世書謂造化之運大而元會運世小則歲月日時其致一也天地始終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元統十二會猶歲統十二月至於會統三十運運統十二

直主改時改月之說。明儒王陽明湛甘泉皆主之。愚嘗質之黎洲夫子。謂杜氏之說不易。蓋主改時改月之說。則以長曆推算春秋日食時日。相合者居十之九。若主時月俱不改之說。則推算竟無一合矣。此非可以空言辨駁者。至胡文定公夏時冠周月之說。上誣聖人。擅改周制。僭王甚矣。又何以正天下之僭竊耶。尤不足據。○份按孟子集註皆主改月之說。張氏春王正月考謂為朱子定論。其說附見梁惠王篇。

世亦猶月統日。日統時也。一會三十運。為三百六十。世計一萬八百年。首會為子。而天開於子。半次會為丑。而地始闢。又次會開物於寅。而人始生。今當午會。為一元之中。閱數萬年之後。閉物於戌。則不復有人。至亥則周十二會以終一元。而天地混矣。然時以作終。則復始。循環不窮。天地再造。又如此矣。然時以作事。四字出。則歲月自當以人為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為謂夏小正之屬。記禮運子曰。我之祀而不足證也。吾得夏時焉。○蓋取其時之正與夏小正。夏時書名。今存戴德註。朱子曰。陽氣雖始建子。然猶潛於地中。而未見其生物之功也。歷丑轉寅。而三陽始備。於是協風乃至。盛德在木。而春氣應焉。古之聖人。以是為生物之始。改歲之端。蓋以人之所共見者言之。至商周始以征伐有天下。於是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於黃鍾而其月為

份按蒙引謂令之善者。三陽開泰。協風乃至。景候善也。存疑。謂天氣至是方發生。故曰令善。令猶政令。天道流行。發育萬物。猶王者之政令。此二說皆與饒氏不同。愚謂饒說似與時以作事之說相關。合若蒙存所云。可包在時正之

更其正朔。定為一代之制。以新天下之耳目。而有三統之說。然以言乎天。則生物之功未著。以言乎地。則改歲之義不明。而凡四時五行之序。皆不得其中。正此孔子所以考論三王之制。而必行夏之時也。○所謂行夏時者。蓋由歷數以來。授時之法。如堯典教民事者。至夏而悉備也。諸家之曆。久而皆差。惟夏小正之書。授時為無差。故曰行夏時也。○問集註斗柄初昏建寅之月。何獨取初昏為定。雙峯饒氏曰。天道難捉摸。只有初昏可見。日已落。星初明。於是時推測方有定。若其他時候。周流四方。無可捉摸。凡測星辰。都用初昏。測日景。却用日中。○行字兼令。說了古人每月有政令。觀夏小正可見。行夏之時。不特改正朔。乃是兼每月政令。行了。所以集註說時之正。與其令之善。以堯曆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推之。亦是夏時。想夏之前。皆用建寅之月。至湯始改以新天下之觀聽。○問春秋書王正月。是以十一月為春。如何。曰。然天時參差。自是周制。夫子不敢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時方與天時當對

此是夫子微意

乘殷之輅輅音路亦作路

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已至

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

侈而易去聲敗不若商輅之朴素渾上聲堅而等威已辨

為質而得其中也問周輅為過侈何也朱子曰輅者

矣運用震動任重致遠其為物也勞矣且一器而工

聚焉其為費也廣矣賤用而貴飾之則不稱物勞而

所以為過侈歟○正義曰路大也君之所在以大為

號門曰路門寢曰路寢車曰路車左氏傳曰大路越

席昭其儉也○勿軒熊氏曰按記明堂位鸞車有虞

內似當以饒說為長份按人君之車通以路為名路者大也所以別於凡為車者也夫堯制形車舜制鸞車夏制鈞車皆僅曰車自殷始有路名其大路繁縷一就先路三次路五疏謂殷以木為車無別雕飾乘以祭天謂之大路又謂殷有三路以少飾為先集註云殷輅木輅也然則殷雖三路皆木車無飾而特其繁縷就數則有異歟若周之五路則玉路以祀其大路也金路以會賓客是為綴路家路以日視朝其先路也革路以即戎木路以田禮書謂二者皆次路是也王備五路上公及同姓得乘金路異姓得乘象路四衛則革路蕃國則木路所謂木路者其猶

殷之遺意乎玉路之制繁縷十二就金路九就象路七就革路五就木路前樊鵠縷蓋不惟雕飾異於殷制而繁縷就數亦以多為貴矣

份按上公之冕九旒九玉侯伯七旒七玉子男五旒五玉公之孤四旒四玉三命之卿三旒三玉再命大夫二旒二玉一命大夫冕而無旒此弁師鄭註大指也鄭謂天子有五冕而諸侯止一冕故不別言冕之名刑疏既引鄭此註然列衮鷩毳三名而略希玄二名已進退無據其於孤卿以下又不言旒數玉數亦失鄭意至輯釋則止云上公衮冕而於侯伯不言鷩冕於子男不言毳冕孤以下更臆為

氏之輅也鈞車夏后氏之輅也大輅殷輅也乘輅周輅也註云漢祭天乘殷之輅今謂之桑根車周禮春官巾車掌王之五輅曰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註曰金玉象以飾諸末革輅輓之以革而漆之木輅漆之而已○雲峯胡氏曰商尚質亦有過於質者商之輅則得乎質之中者也

服周之冕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敷救前後有旒音流

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何晏曰世本云

黃帝作冕周禮弁師掌王五冕其制蓋以木為幹以布衣之上玄下朱取天地之色阮諶三禮圖云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前圓後方前垂四寸後垂三寸鄭云天子之衮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絺冕五旒玄冕三旒旒各十二玉公之衮冕九旒九玉侯伯七旒七玉子男五旒五玉孤三旒三玉大

之說益舛誤矣。○邢疏引阮
謙三禮圖云。冕長尺六寸。廣
八寸。天子以下皆同。又謂沈
引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
尺二寸。應劭漢官儀云。廣七
寸。長八寸。沈又云。廣八寸。長
尺六寸者。天子之冕。廣七寸。
長尺二寸者。諸侯之冕。廣七
寸。長八寸者。大夫之冕。古禮
殘缺。未知孰是。故備載焉。韋
釋止存阮說。亦非。○天子衮
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
旒。希冕五旒。玄冕三旒。禮經
會元則謂天子冕皆十二旒。
當考。○鄭謂古天子冕服十
二章。書稱日月星辰山龍華
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是也。
周書日月星辰於旌旗而冕
服止九章。禮書說同。楊氏林
氏皆謂上公自衮冕九章而

夫二旒。二玉士以弁。庶人以冠。○周禮春官司服王
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
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
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祭羣小祀則玄冕。六服同
冕者。首飾尊也。大裘羔裘也。衮冕卷龍衣也。九章初
一日龍。次日山。次日華蟲。次日火。次日宗
彝。皆畫以爲績。次六日藻。次七日粉米。次八日黼。次
九日黻。皆絺以爲繡。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章。
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章也。
毳畫虎。雌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章也。絺
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章也。玄者衣
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之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
裳。
**然其爲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爲靡。
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爲文而得其中也。**
或問周冕之不爲侈何也。朱子曰。加之首則體嚴而
用約。詳其制則等辨而分明。此周冕所以雖文而不

下。則天子當十二章。備日月
星辰之制。愚謂茲說似長。○
禮經會元謂大裘而冕則士
二章當考。

份按蒙引謂樂主音。故增一
舞字。或單言樂。則舞在其中。
是謂樂以音爲主也。禮經會
元謂黃帝作雲門大卷。堯作
大咸。舜作大磬。禹作大夏。湯
作大濩。武王作大武。此六代
之樂舞。周人兼而用之。觀古
人作樂。或以崇德。或以成功。
而必以施之舞。列意者樂之
聲音節奏。未足以感人。而舞
之發揚蹈厲。爲足以動人。此
六代之樂皆舞也。故當大合
樂之時。以之致鬼神。亦以之
和邦國。以之諧萬民。以之安
賓客。說遠人作動物。又奚有

爲過也。夏商之制雖不可考。然意其必有未備者矣。
○雲峯胡氏曰。周尚文。則有過於文者。周之冕則得
乎文之中者也。

樂則韶舞

取其盡善盡美。問顏子問爲邦。孔子止告之以四代
是此事。顏子平日講究有素。不待夫子再言。否。朱子
曰。固是如此。顏子事事了得了。只欠這些子。故聖人
斟酌禮樂而告之。○顏子資稟極聰明。凡是涵養得
來。都易如聞一知十。如於吾言無所不說。如亦足以
發。如問爲邦。一時將許多大事。分付與他。是他大段
了得。看問爲邦。而孔子便以四代禮樂告之。想是所
謂夏時商輅周冕韶舞。當博我以文之時。都理會得
了。唯是顏子有這本領。方做得若無這本領。禮樂安
所用哉。○新安陳氏曰。韶舞以樂聲兼樂容而言也。
附蒙引。樂則韶舞。謂用樂則用韶。而其舞也。蓋樂

不可者。則是謂樂以舞為重也。愚謂二說不同。然皆有理。惟人所從可也。○陳氏禮書云。大司樂言樂德樂語。而終於樂舞。樂師言樂成。告備而終於舞。孟子言仁義禮樂之實。而終於不知手之舞之。記言詩言志。歌咏聲。而終於舞動容。此舞所以為樂之成也。其說樂亦重在舞上。份按。顏子事事了得了。乃另是一條。固是如此。其原文畧云。是他那克己復禮。陋巷簞瓢。便只是這事。想每日講論甚熟。三代制度。却是不甚曾說處。却是生處。如堯舜禹。却只是就事上理會。及到舉大事。却提起那本領處。說如精一執中等語。是也。愚謂此數語自精。何故刪去。而別移

主音故增一舞字。或單言樂則兼舞。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遠去聲

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辨給之人殆

危也

雲峯胡氏曰。集註前訓佞字。但謂其辨給。此則先之以卑諂。蓋辨給在口。卑諂在心。此所謂巧言令色。孔壬者也。附存疑於鄭聲。則放之不使接於

耳。於佞人則遠之。不使近於左右。所以然者。鄭聲汨於德而淫於色。淫則能奪人之志。佞人立心危險。險則能變亂是非。足傾入國。所以當放遠也。○程

子曰問政多矣。惟顏淵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為之兆。爾

他條以足之

份。按惟是顏子有這本領三句。乃另是一條。今錄其全文於後。

呂晚村曰。艾千子云。此章有二義。一則斟酌前代。舉一以奠其餘。非止夏時殷略。周冕也。用其質之中。而不純用質。用其文之中。而不純用文者。得之一則本一人之心。建中和之極。不獨法制禮樂等也。內實根於精神心術之微。而外有以兼夫禮樂法度之備者。得之。按總看此四句。粗淺要於上面別見。箇精微廣大之道。不知夫子語顏子。與他人不同。猶之教門人小子。則灑掃應對進退造之。可至聖人到聖人。則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同是外面道。

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

朱子曰。發此為之兆。兆猶準則也。非謂為邦之道盡於此。四者畧說四件。作一箇準則。則餘事皆可依倣。此而推行之耳。○雲峯胡氏曰。須看斟酌二字。以三代正朔斟酌之。不如夏之時。得其正。輅至周而過侈。斟酌之不如從殷之為。得其中。冕自黃帝已有之。至周而其制始備。斟酌之不如從周為。得其中。自堯舜湯武皆有樂。斟酌之不如韶樂之盡善盡美。夫子姑舉此四者以例其餘。皆當如此斟酌而行之也。張子曰。禮樂治。去聲。下同。之法也。

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

君臣更相戒飭。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

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

遠之。或問鄭衛之音皆為淫奔。夫子獨欲放鄭。何也。朱子曰。衛詩三十九。淫奔之詩。纔四之一。鄭詩

理一邊講下手。則處處要見根本。一邊講盡頭。則隨處是此理。更不消如此說也。故千子所云二義。其舉一。概餘一。則猶近是。若本一人之心。不獨法制禮樂。則直與聖賢當時問答不合。欲於言外求深。適見其於所言淺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子告之以此。正謂卽此是精微廣大盡處耳。若僅以法制禮樂觀之。不可語而反以告之。顏子耶。又曰。朱子謂惟顏子有這本領。聞一知十。大段了得。畧說四件作箇準則。非謂爲邦之道盡於此也。又曰。此與克復章正好參看。與顏子言天德則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與之言王道則云。都是說到盡頭處。不是說主要入手處。要

四十一。淫奔之詩。已不啻七之五。衛猶男悅女之詞。鄭皆女惑男之語。衛猶多譏刺懲創之意。鄭幾蕩然無復羞愧悔悟之萌。鄭聲之淫。甚於衛矣。夫子獨以鄭聲爲戒。而不及衛。舉重而言也。○張氏好古曰。小人之禍國家。柔惡尤可畏。於剛惡。剛惡桀黠強暴。中才之主。猶畏而遠之。爲害猶淺。惟柔佞者。諂諛側媚。使人喜愛親暱。聰明之君。猶爲所惑。有覆亡而終不悟者。夫子舉佞人。亦以小人。之尤者言也。是故有百王之戒。以鄭聲佞人。爲萬世保此法也。○慶源輔氏曰。治道成於樂。鄭聲樂之淫者。能搖蕩人之性情。以壞其成。故放絕之。治道係於人才。佞人。人才之賊也。利口辨給。能變亂是非。以移奪人之心志。而喪其所守。所以立此法。所以用此法。亦所以守此法。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有關雖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卽此意也。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

之非本領盛大。用他不著也。不暇說至此。陸稼書曰。朱子答呂伯恭云。雅鄭二字。雅恐便是大小雅。鄭恐便是鄭風。不應概以風爲雅。又於鄭風之外。別求鄭聲也。愚按。今人有謂鄭聲與鄭風不同者。不知朱子已經辨過。○份按。鄭聲卽是鄭風。然夫子云。放鄭聲。而仍留鄭風者何也。蓋朱子於答東萊。是書已言之矣。曰。聖人刪錄。取其善者以爲法。存其惡者以爲戒。無非教者。豈必滅其籍哉。

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爲治之法。可得而見矣。程子曰。舉前代之善者。準此淫溺。佞人使人危殆。放遠之。然後可守成法。○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文質隨時之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孔子於他處亦不見說。獨答顏回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是於四代中。舉這一箇法式。其詳細雖不可見。而孔子但示其大法。使後人就上脩之。又曰。鄭聲佞人。最爲治之害。放遠亦人之所難。○和靖尹氏曰。孔子告顏子。以四代禮樂。而繼以放鄭聲。遠佞人。蓋此事易惑人也。○問伊川。春秋傳序。引夫子答爲邦之語。惟顏子嘗聞春秋大法。何也。朱子曰。此不是孔子將春秋大法。向顏子說。蓋三代制作。極備矣。孔子更不可復作。故告以四代禮樂。只是集百王不易之大法。其作春秋。善者則取之。惡者則誅之。要亦明聖王之大法。意亦是如此。故伊川引之爲樣耳。○

份按朱子云。此是聖人立法垂世之言。似不必如此說。然禹以丹朱戒舜。舜以子達汝弼責其臣。便說聖人必戒乎此。亦何害乎。
份按或問孔子言王道。止言禮樂。孟子言王道。則言政事。何故。潛室陳氏謂孔子為學者言。止言經世之大綱。孟子為時君言。當論濟時之急務。愚謂此陳氏不得其說。而強為之詞也。蓋孔子之言王道。未嘗不言政事。但七十子皆與聞之。故其告顏淵者。不消更說及此也。夫孟子之所謂

南軒張氏曰。聖人監四代之事而損益之。以為百王不易之典。此其大綱也。其綱見於此。而其目則著於春秋。以此答顏淵。惟顏子可以與於斯也。放鄭聲。遠佞人。以為邦之大法也。以其易溺而難防。故重言之。鄭聲淫佞人。殆聖人每致戒於斯者。非聖人必待戒乎此也。於此設戒。是乃聖人之道也。放鄭聲。遠佞人。而後四代之法度。可以並行而無斁矣。○或問孔子言王道。只言禮樂。如夏時商輅周冕是也。孟子言王道。只言政事。如衣帛食肉。經界井地是也。意者孔子言王道之本。孟子言王道之務。潛室陳氏曰。孔子為學者言。止言經世之大綱。孟子為時君言。當論濟時之急務。附語錄。顏子於道理上不消說。只恐他這制度尚有欠闕。故夫子只與說這箇。他這箇問得大答。得大皆是。大經大法。莊周說顏子坐忘。是他亂說。又曰。顏子著力做將去。如克己復禮。非禮勿視聽言動。在他人看見。是沒緊要。言語他做出來。多少大一件事。○顏淵為政。其他如敬事而信。節用愛人。與夫居之無倦。行之以忠之類。更不用說。所以斟酌禮樂而

政事。如衣帛食肉。頒白不負戴之類。只是富教二者而已。夫子適衛。已為冉有言之。其告子貢。以足食足兵。信亦包括富教在內。可見及門皆共聞其說。且不惟聞之而已。冉有以足民自任。則固能富之矣。子路以使民知方自任。非有以教之。烏能及此。則所謂富教者。子路冉有皆力能辦此。而謂顏子尚待於告語乎。夫子於其為邦之問。特告之以四代之禮樂。以定百王之大法。以為此則非顏子莫能承當者。而至於政事。則顏子固久已講之悉矣。而不必更商榷及之也。

告之也。○問顏淵問為邦。此事甚大。不知使其得邦家時與。聖人如何。曰。終勝得孟子。但不及孔子些。問莫有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底意思。否。曰。亦須漸有這意思。又問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此是孔子自承當處。否。曰。固是。惟是孔子便做得。他人無這本領。當不得。且如四代之禮樂。惟顏子有這本領。方做得。若無這本領。禮樂安所用。○所謂行夏時。乘商輅。服周冕。舞韶舞。亦言其大畧耳。○近有學者。欲主張司馬遷謂渠作漢高祖。贊黃屋左纛。朝以十月。是他借高祖之不能行。夏之時。乘殷之輅。謂他見識。直到這裏。與孔子答顏淵之意。同。某謂漢高若行夏時。乘殷輅也。只做得漢高。却如何。及得顏子。顏子平日。是少多少工夫。今却道漢高。只欠這一節。是都不論其本矣。○論語集編。屏山劉氏曰。顏氏終日如愚。論語所載。惟發二問。一為仁。一為邦。夫子答之。皆極天理人事之大者。天理謂克己復禮。全一性之天也。人事謂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樂韶舞也。原易之用。內焉惟窮理盡性。外焉惟開物成務。顏子盡之。雖無諸子之著撰。謂之

呂晚村曰。今人說來。但曰人無遠慮。必有遠憂耳。夫近憂似近慮。可了。而謂必當有遠慮。方可免近憂者。卽莊周所云足之輟地。恃其所不輟者而博也。

通易可也。○顏子在陋巷。而於帝王經世之事。無所不講。此學者所當法也。○蒙引。顏子之學。博文約禮。以至所立卓爾。三月不違。是王道本領都有了。有天德。方可語王道。故夫子以四代禮樂告之。三代之下。王道所以不復見者。有以也。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之地。而不

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

日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慮當在事外。○南軒張氏曰。慮之不遠。其憂必至。故曰近憂。易於履霜。卽曰堅冰。至以見其憂之在近也。慮患於履霜之初。則有以弭憂矣。○覺軒蔡氏曰。按蘇氏之說。遠近以地言。若遠近以時言。恐亦可通。如國家立一法度。若不為長遠之慮。則目前卽有近憂矣。○雙峯饒氏曰。蘇氏只

說得地之遠近。久說時之遠近。若云慮不及千百年之遠。則患在且夕之近矣。意方足。○厚齋馮氏曰。慮在事未來之先。憂在事既至之後。慮不遠。則備不豫。而憂近矣。慮遠而備豫。則有以弭憂也。○四書正學淵源。王文憲曰。遠慮以地言。則周以時言。則豫。○許氏曰。以地言之。人若無千里之思慮。則憂在几案前。以時言之。人若無百年之思慮。則憂卽在頃刻間。○蒙引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夫謀至於孫。而後子可獲安。向使及子而止。非惟孫不獲祐。雖子亦日殆哉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南軒張氏曰。世之誠於好德者。鮮。夫子所以警人

以歎也。○慶源輔氏曰。自恐其終不獲見。所以警人使知自勉也。○新安陳氏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已見子罕篇此加上三字。而警人之意愈切。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

也者與之與平聲

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

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諡曰惠與立

謂與之竝立於朝音潮范氏曰臧文仲為政於魯若不

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

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仁張氏存中曰見公冶長

焉又以為竊位慶源輔氏曰爵位天之所以待人才

有才德者之所宜居也豈一已可得而私有哉如盜得而陰據之則蔽賢抑能悖天行私而不自知其非矣或謂竊入之物者惟恐人見而

四書釋地續曰展禽為魯公族居應於曲阜而食邑則在柳下柳下今不可的知所在以顏厲言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採樵者死不赦證之古人多葬於食邑則柳下者自當在齊之南魯之北二國接壤處昔為魯地後為齊有也獨怪集註於論語柳下既曰食邑矣於孟子忽用莊子註居柳下而施德惠之文曰居柳下雖居食有食義而食邑則不可徒言

害也

續困勉錄曰幾亭云春秋責備前賢所以愛後賢於無窮也

范文白曰此是聖人忠厚待人語若說衰世之人不足深責便是柳下不恭矣

呂晚村曰此聖人處已接物之要忠恕之道也凡老於世故話頭一字都攪不入蓋同是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一句從天理中出來便是篤近舉遠成已成物自然之理如此

奪之竊人之位者惟恐賢者見用而逼已雙峯饒氏曰恐有此等意思竊人物者恐人見得便證出他來臧文仲自居上位亦自有所長若與柳下惠並立便被他人形出己之短所以蔽而不進之勿軒熊氏曰公叔文子與大夫俱同升則稱其文臧文仲知柳下惠而不與立則譏其竊位蓋在上位以薦賢為重也○新安陳氏曰不明者知識之暗不智也蔽賢則心術之私不仁也豈非偷竊職位以為己之私有而不復以職位為國家待賢之公器歟文仲魯賢大夫夫子不雷同而賢之大公至正之心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遠去聲

責已厚故身益脩責人薄故人易去聲從所以人不得

而怨之朱子曰厚是自責得重責了又責積而不已之意呂伯恭性福急只因病中讀論語至躬

自厚而薄責於人遂一同如此寬厚和易此可為變化氣質之法○新安陳氏曰此即成湯檢身若不及

從世故出來便是矯情徇物。純是一團私心。縱講到極精妙處。不過是世所稱長者一流。至焉長樂而極矣。究其故。皆從遠怨句落想故也。又曰。薄責於人。非不責也。但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耳。若謂任其自然。如秦越人之視。則其用心之薄。更甚於厚責者矣。○困勉錄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說得廣。蒙引存疑。俱謂自身所以待人者。要使其厚。至於人之待已。則薄責之殊。

與人不求備之意。脩已待人。當然之理也。非為求遠怨而後為之。遠怨乃自然之效耳。語錄謂之薄者。如言不以已之所能。必入之如已。隨才責任耳。非舉而棄之。自有六經以來。不曾說不責人是怨。論語集編。韓子曰。古之君子。責已重。以周待人。輕以約蓋本於此。全篇皆可取。今不錄。程子曰。聖人責已。感處多。責人應處少。又曰。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已。豈可任職分。張子曰。責已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又吳諸葛恪與陸遜書曰。自漢末以來。中國士大夫。如許子將輩。所以更相謗訕。或至為禍。原其本起。非為大讎。惟坐克已不能盡。如禮而責人。專以正義。夫已不如禮。則人不負責。人以正義。則人不堪。內不服其行。外不堪其責。則不得不相怨。相怨一生。則小人得容其間。則三至之言。浸潤之譖。紛錯交至。雖至明至親者。處之猶難。以自定况已為隙。且未能明者乎。是故張陳至於血刃。蕭朱不終其好。本由於此。而已恪之為人。無足云者。而其言不可廢。又恪雖能言。終以多怨致禍。可見知之非。

艱而行之。惟艱。皆足為世戒。故附於此。已上皆言責已。又聖賢所論。有所謂檢身者。成湯檢身。若不及是也。有所謂反身者。易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又曰。君子以反身脩德。中庸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孟子曰。行有不得。則反求諸已。又曰。有人於此。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又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是也。有所謂正身者。孔子曰。苟正其身矣。如正人。何有所謂正已者。中庸曰。正已而不求於人。則無怨。孟子曰。大人正已而物正。是也。有所謂克已者。楚靈王不能自克。以及乾谿之難。楊子曰。勝已之私。之謂克。是也。有所謂敬身者。曾子曰。身也。父母之遺體。可不敬乎。是也。又有所謂誠身者。中庸不明乎善。不誠乎身。是也。此數者。其言雖異。要其為脩身。則一。○蒙引責已厚。則身益脩。而無可怨。責人薄。則人易從而。不招怨。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說統曰。如之何。如之何。乃心與口自相商量之詞。非口說。

而已。率意妄行的人其病有
一。是躁妄不肯如之何的。
二。是木石不知如之何的。
三。是讀書曰夫人無自籌畫之
心則其心已粗夫人無自通
迫之心則其心已安。○困勉
錄曰粗與安又是二樣安屬
不肯邊粗屬不知邊。

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上聲之辭也。不知是而

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朱子曰只是要再三反覆思量若率意妄行雖

聖人亦無奈他何。○雙峯饒氏曰上言如之何是思而處之。下言如之何是思之熟而處之審也。○存疑

如做一事初間思量日這事當如何做又思量日當如何做故日熟思審處之辭吾未如之何也已矣言

其事必敗雖已不能救之也。猶云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好去聲

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辟僻邪侈之心滋好行

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

而將有患害也。朱子曰下三句雖從第一句帶下來必羣居終日而如此尤見得下二句

為亂道言不及義無學識之材人多如此既言不及義而惟止好行小慧則其為邪惡傾險之小輩審矣欲免於罪過難矣哉。○或問慧固明智之稱曰小慧則不本於義理而發於計較利欲之私耳。○南軒張氏曰義者天理之公小慧則繆巧之私而已小慧之好義之賊也。○雙峯饒氏曰此雖兩事其實相因。○胡氏曰集註所謂滋則其心日甚一日熟則其心日深一日所以致此者以其羣居而終日如此也言不及義故無以入德好行小慧故將有患害焉。○附蒙引言不及義就言上說好行小慧就行上說。○胡氏謂言不及義故無以入德好行小慧故將有患害此說非也放辟邪侈則陷于罪矣行險僥倖則心術自虧矣。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君子哉。孫去聲

呂晚村曰義字朱子謂有剛決意思是從下三句看出惟其剛決故慮其徑直而有下三句若將義字說得經權變

通無不咸宜。則下三句成贅設矣。又曰三之字。指義以為質。又逐層併來說。義有剛決意。恐直撞去。故用禮以行之。禮又嚴。故遜以出之。使不迫。然無信。則義與禮遜皆偽。故信以成。總只在精義中見。又曰。義為質。則貫徹始終。下三句所以至此。質者。若謂二之字。專指事。則四件並列。無分且。云遜以出事。更說不去。又曰。禮行遜出。二者相去甚微。故朱子有答門人分別一條。信成却貫始終。故朱子又有非遜出後方信成之辨。又曰。信以成之。句雖舉在末。乃貫徹始終道理。與上兩句有別。然信以成。却須到成終乃見。若云見其始。即可命其卒。其始有規。河必其成。有候。則併

在義以為質一句中。了却矣。○困勉錄曰。君子專就養成之說。然須兼勉強者方完。又曰。他處禮字。諛得孫字。所謂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也。此處禮字。則只當主恭敬及節文。度數說。玩大全諸說。則禮字。又似只當主節文。度數說。所以程註於義以為質上。補說敬以直內一句。且依大全解。又曰。存疑欲以孫字。包恭敬辭遜。謂是禮之本。言禮行而後遜出者。自未而探本也。此斷不可從。又曰。朱子以出辭氣。解孫以出之。只是舉辭氣。以為例耳。其實兼言動說。須辨。又曰。他書亦未有不以信為體。義為用者。此章却是以義為體。信為用。此最難說。惟南軒說

論語大注卷十五
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義以為質。如質幹。然禮行此。遜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為本。朱子曰。義以為質。是制事先決。其當否了。其閒節文。次第須要皆具。此是禮以行之。然徒知盡其節文。而不能孫以出之。則亦不可。且如人知尊卑之分。須當讓。他然讓之時。辭氣。或不能婉順。便是不能遜以出之。信以成之者。是始終誠實。以成此一事。却非是遜以出之。後方信以成之也。○義則是合宜。義有剛決意思。然不直撞去。禮有節文。度數。故用禮以行之。孫以出之。是用和為貴。義不用禮以行之。已自和。然禮又嚴。故遜以出之。使從容。不迫。信是朴實。頭做無信。則義禮遜皆是偽。○問禮行遜出何別。曰。行是安排恁地。行出是從此發出。禮而不遜。則不免矯世。以威嚴加

入。○陳氏曰。事到面前。便斷可否。此在先。是義以為質。可。否。既定。或從。或違。所以區處。須中節文。無過不及。是禮以行之。於其區處。或出辭氣。須遜順。而無峻厲。方不忤人。是遜以出之。其總歸。須誠實。則此事之成。無欠缺。可悔處。是信以成之。四者皆一套事。只於日用閒。驗之自見。○雙峯饒氏曰。當然處。是義。質是箇坯。朴子。君子以義作箇坯。朴。却以禮來文。這義。擺布。教恁地。有條理。然義有圭角。又須遜順。以出之。使之無圭角。然既如此。又恐失了義之本真。故又須信以成之。不易其當然。之則。又曰。義以為質。而非禮行。遜出。則質而不文。禮行。遜出。而不成。之以信。則文勝而滅質。皆非君子之道。○雲峯胡氏曰。義不可以直。遜行之。出之。在禮。遜義。不可以偽為。成之。在信。實然。非禮。遜之後。又加以信也。曰。義曰。禮。孫。始終一貫。而已。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易文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朱子曰。義以為質。便是自義以方外處說起。若

最明細玩方知義信實有相
為體用之理又曰三之字只
依程註指義說為是蒙引謂
皆指其事言不必據存疑則
又似行之之字指義出之之
字指禮成之之字指義禮孫
亦不必
份按故禮之所以行此句之
字文理不通南軒論語解本
無此字也

無敬以直內也。不知義之所在。○南軒張氏曰：義以
方外是義為用也。而此章則以義為體。蓋物則森然
具於秉彜之內。此義之所以為體也。必有是體而後
品節生焉。故禮之所以行此者也。其行之也。以遜順
則和而不失。故遜所以出此者也。而信者又所以成
此者也。蓋義為體而禮與遜所以為用。而信者又所
以成終者也。信則義行乎事物之中。而體無不
具矣。○慶源輔氏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是從內說
出外。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是由
外說入內。○胡氏曰：必敬存而後義立。義者事之質
而敬又義之本。推而上之也。○潛室陳氏曰：敬以直
內。則義乃方外。是敬為體而義為用。若以義為質。則
禮行此義者也。孫出此義者也。信成此義者也。是義
為體而三者為用矣。○新安陳氏曰：此章本無敬以
直內意。程子又推本而言之。○蒙引：禮行遜出。信成
是一時事。非是禮行了方遜出。禮行遜出了方用信
成。信以成之。亦言總歸於誠耳。○存疑：禮者天理之
節文。人事之儀則。事雖當行。中間尚有許多曲折度

數苟無禮以行之。則徑情直行。非失之太過。則失之
不及。節是節其過。文是文其不及。使許多曲折度數
皆具也。如未仕者。義可仕。已仕者。義當去。然仕者必
待禮至去者。必待得命。此禮也。若仕者不待禮去者。
不待命。此失之太急。而過非禮也。若禮至而不行。命
下而不去。此失之太緩。而不及亦非禮也。禮以行之。
便無
此失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南軒張氏曰：病無能者非他也。病夫履行之無其實
也。○問既謂之君子。又緣何病其無能。雙峯饒氏曰：
若自以為有能。則不足以為君子。如云：君子道者三。
我無能焉。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夫子豈是無能
者。○存疑：無能者不能知不能行也。此君子是有善
者之稱。饒氏說太深。○蒙引：君子病無能焉。此是求
其在我者而已。非是以為我有能而人自
知也。如此則亦是正義謀利了失其旨矣。

困勉錄曰。君子疾名不稱。仍是病無能意。此是一層。疾沒世而名不稱。此是欲及時進脩意。又是一層。重在後一層。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名。已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為善之實可知矣。南軒張氏曰。有是實則有是名。名者所以命其實也。終其身而無實之可名。君子疾諸非謂求名於人也。○雙峯饒氏曰。言沒世者。蓋指事乃定生前或可干名。沒後却粧點不得。公論方定。非有可稱之實者。必不見稱於人。沒後有名。可稱則真有善可知。大學沒世不忘。亦此意。○厚齋馮氏曰。病之者。病我也。疾之者。疾人也。○齊氏曰。求有為善之名。固君子之所羞。終無為善之實。亦君子之所惡。故長而無述。孔子責之。四十五十而無聞。孔子歎之。沒世而無稱。孔子疾之。然則學者亦可以勉矣。**附存疑**。此聖人勉人及時進脩之意。當與後生可畏章參看。沒世而名不稱。只是終身無名。饒氏蓋指事定之說。太深。或問傳習錄謂不稱當讀去聲。謂名不稱其實。何如。曰。謂之

必用之說不

無名亦可謂之名。不稱其實亦可。皆於文義無害。舊說既通。何必求說以立異哉。○蒙引疾自疾也。厚齋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

至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或問楊氏

之說似大巧。朱子曰。雖巧而有益於學者。○以好名為戒。此固然矣。然偏持此論。將恐廉隅毀頓。其弊有

困勉錄曰。或又云。君子求諸己。求乎其所以致人者也。按此說不可用。依此則近於正誼謀利了。蒙引於病無能章辨之詳矣。圈外楊註則是此說。份按此章與古之學者同意。蒙引只主為已說。最當存疑。兼引不怨不尤說。乃是推廣言之。淺說只就不怨不尤說。陳大士以孟子三自反立論。則反以旁意為正解。不可從也。

翼註曰爭黨勿說粗了只有此念頭便是觀註心字意字可見○困勉錄曰或云矜自不爭羣自不黨或云不爭是不

甚於好名故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而又曰君子求諸已詳味此言不偏不倚表裏該備此其所以為聖人之言歟學者要當如此玩心則勿忘勿助之間天理卓然矣○南軒張氏曰君子無適而非求諸已小人無適而非求諸人求諸已則德日進求諸人則欲日肆君子小人之分蓋如此也○胡氏曰范氏合上二章為一意楊氏於此又合三章為一意文意反覆互相周備雖非夫子立言之旨記者取而相足也附蒙引君子求諸已求其在我者也如病無能為之類是也小人求諸人求其在人者也如病人之不已知之類是也此章與古之學者為己章同意都是指其用心之不同處○自此以上三章同是君子求其在在我者之意楊氏却轉折作三意說朱子以為雖巧而有益於學者故取之耳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莊以持已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衆

其矜不黨是其羣按此二段俱是深一層說止可作餘意若淺言之則矜羣自矜羣爭黨自爭黨此乃正意○份按文室載姚涑此節題文評語云說者多云矜易爭羣易黨如此則君子之道亦有弊矣此謂君子矜以持已何有於爭羣以處衆何有於黨獨得聖人之旨艾千子亦謂君子是矜不是爭是羣不是黨不可說成矜羣皆有流弊愚向者專主是說今茲細玩書旨乃知其悞夫子以矜與狂愚並稱為疾則矜字本非全好字樣觀廉之變為忿戾則矜固易至於爭矣可見矜之有流弊也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羣者聖人所欲渙也朱子謂渙小人之私羣成天下

曰羣然無阿比毗至之意故不黨程子曰君子以矜莊自持不與人爭
○龜山楊氏曰矜者矜莊之矜非謂矜伐也○朱子曰矜是自把捉底意思故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南軒張氏曰矜莊自持易至絕物而失於爭羣居相與易至徇物而失於黨君子非與人異也處已嚴而不失於和故矜而不爭非不與人同也待物平而不失於公故羣而不黨○慶源輔氏曰莊以持已理也然用意或過則便至乖戾之心生而與人爭和以處衆理也然用意或過則便至阿比之意起而與人黨天理存亡只在息之間夫子言君子如此所以使學者於持已處衆之際戒謹恐懼務盡其理而防私意之或萌也○新安陳氏曰矜也忿戾則矜而爭矣可以羣羣而不流於黨也○存疑凡人持已太嚴多恐人免已而遺衆獨立使人不可近此便是乖戾之心便是爭君子持已雖甚嚴然視斯人無不可與與人無所不容未嘗違衆獨立使人不可近故矜而不至於爭凡人一與人同便難與人異多至隨聲雷

之公道則羣字亦非全好字樣。夫子以可以羣與可以怨並舉。怨固易至於怒。則羣亦易至於黨。可見羣之有流弊也。又玩朱子解周比云。周普徧也。比偏黨也。解和同云。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解泰驕云。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解貞諒云。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蓋其於周和泰貞四字。皆未嘗言其流弊也。至解矜驕則云。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眾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其用然字轉下。分明說是矜易爭。羣易黨。矜羣各有流弊。惟君子獨不然也。困勉錄謂矜而不爭。與威而不猛。和而不流。是

同連拂理之事。亦依隨去了。君子雖與人和同。然至道理過不得。處決是不肯雷同。故羣而不至於黨。矜而不爭。持己而不失。人也。羣而不黨。處人而不失己也。○此以今之矜也。忿戾。註曰。忿戾則至於爭。可與。不流於黨。說與中庸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一例。與。和同。驕泰。貞諒之相似而不同者異。

論語大注 卷十五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南軒張氏曰。以言舉人。則行不踐者進矣。此固不可也。然而雖使小人言之。而善亦不害其為善者也。以人廢之。則善言棄矣。故君子雖不以言舉人。而亦不以人廢言。公心無蔽也。○新安陳氏曰。君子不以其言之善而遽舉用其人。以人之行多不及言。故也。亦不以其人之惡而廢其言之善。以一言之善。自不可沒。故也。如孔子因宰予晝寢而聽言。必觀行。孟子不沒陽貨為富不仁之言。聖賢之心。公而無蔽。故如此。

一類。就過不及上論。蓋矜而爭羣而黨。是過於矜羣者也。威而猛。和而流。是過於威和者也。其論固得之矣。
份按困勉錄云。君子於人。何嘗不與言。並舉。但吾之舉之者。自有故。而初不以言舉之。君子於言。何嘗不與人並廢。但吾之廢之者。自有故。而亦非以人廢之。愚謂人之不以言舉者。本是說其人不可舉。今却謂為可舉。言之不以人廢者。本是說其言不可廢。今却謂為可廢。與經旨全然相反。不知困勉錄何故忽有此異說也。○此章是說言善而人不善者。但不可就一箇人說耳。
呂晚村曰。時人動云求之一心而已。不知心字如何切貼。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學

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

方也。新安陳氏曰。恕者求仁之方。語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

宜乎。問言恕必兼言忠。如何。此只言恕。朱子曰。不得忠時。不成恕。獨說恕時。忠在裏面了。○問終身行之。其恕乎。絜矩之道。是恕之端。否曰。絜矩。正是恕。

○南軒張氏曰。人之患莫大於自私。恕者所以克其私。而擴公理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之方也。是所當終身而行之者。極其至。則仁也。忠恕體用也。獨言

恕字寬泛不切猶其小者也。不知此說正墮釋氏本心之教。憑他說仁說敬說忠說恕。我只以心字了之。黃梅云。憑他非心非佛。我只是印心印佛。其病中讀書人。學問心術。間為害不小。故凡以心學為聖學者。即禪學也。○困勉錄曰。註其施不窮。兼無盡無阻。說恕非有資於人。故施之而無盡。恕非有逆於人。故施之而無阻。份按南軒云。行恕則忠可得而存矣。朱子駁之云。此句未妥。當云誠能行恕。則忠固在其中矣。蓋不得忠時。做恕不成。則恕固由忠而出也。若如南軒之說。則忠反由恕而存。說得倒置矣。故朱子正之。

艾千子曰。三代之君於民。皆以直道而行。故我今亦欲直道而行。不敢枉其是非之實。此意是主。若此民原是三代直道而行之民。原有公是公非。不可枉其是非。此意原帶在內。此意是實。若云以民猶古也。是以實作主矣。且與常

行恕者。蓋於其用力處言之。行恕則忠可得而存矣。○慶源輔氏曰。推己及物。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恕也。非有資於人。在我施之而已。烏有窮盡。故可以終身行之。此蓋指其用而言之。又曰。始則推己及物。終則為聖人之無我。不出乎一恕字而已。終身行之。豈不為宜。此又極其效而言之。知要之說。尤為有警。於學者。蓋聖學以仁為先。而恕則求仁之方也。○陳氏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只就一邊論其實。不止勿施所不欲者。凡己所欲者。須要施於人。方可。如己欲孝。欲弟。人亦欲孝。欲弟。必推己所欲。孝欲弟者。以及人。使人亦得以遂其欲。孝欲弟之心。便是恕。只是推己之心。流行到那物而已。恕之義甚闊。大自漢以來。恕字之義不明。有謂善恕已量。主范忠宣亦謂以恕已之心。恕人。不知恕字。就已上著。不得據他說。恕字只似饒人的意思。恰似今人說。且恕之不輕恕之意。如此是已有過。且自恕人有過。亦併恕人。乃相率為不肖之歸。豈推己如心之義乎。○雙峯饒氏曰。此問在末聞一貫之先。子貢多學。欲知博中之約。遂發此

問。一言是一字。所以只以一恕字答之。○新安陳氏曰。視人猶己。一視同仁。此聖人之無我也。惟其畧無私己。故仁之用自然如此。通旨朱氏公遷曰。此愛人之恕。餘如孔子告子貢。以能近取譬。告仲弓。以不欲勿施。皆是此類。此所謂恕。以及人為主。蓋曰如愛己之心。以愛人也。大學之絜矩。亦當以愛人之恕言之。○蒙引。子貢多學而識。乃有此問。亦將可以語一貫矣。○仁者本心之全德。且於內為無私心。於外為當理。其分數更全。而大何舍仁而言恕。耶。曰。恕便是此道理。恕仁之方也。仁則未易至。而恕則學者可及也。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譽平聲。

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

說斯民原直道而行。我亦欲直道而行無異矣。無論斯民豈盡皆能直道。即三代之民豈盡皆能直道。如三代之民皆能直道。則三代有賞無罰。有是無非矣。○困勉錄曰。直道而行。斷從存疑。指三代之君。但民心原自有直道。三代之君特因之耳。若艾子以斯民豈盡皆能直道為疑。即三代之民亦豈盡皆直道為疑。不知此只論其良心耳。豈可拘泥其形迹耶。又曰。存疑艾選看此章已極明白。子復起葛藤。不亦誤乎。當急改正。又曰。艾選但不當謂斯民不盡能直道耳。

未可厚非也。○民心本直。聖人直道而行。所以因之也。民心本直。而或變為不直。聖人直道而行。所以化之也。於此二者。皆可推原出聖人所以直道而行之故。

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朱子曰。毀者人本未有十分惡。將做十分惡說他。便是毀。若只據他人惡說之。不謂之毀。如一物本完全。今打破了。便是毀。若那物元破了。不可謂之毀。譽亦是稱。獎得過嘗有所試者。那人雖未有十分善。我試之。知得將來如此。若毀人則不如此也。○或問毀譽之說。曰。毀者惡未著而遽詆之。譽者善未著而亟稱之也。試者驗其將然之辭。聖人之心光明正大。稱物平施。無毫髮之差。故人之善惡。稱之未有少過其實者。然以欲人之善也。故但有試而知其賢。則善雖未顯。已進而譽之矣。不欲人之惡也。故惡之未著者。雖有以決知其不善。而卒未嘗遽詆之也。此所以言譽而不言毀。蓋非若後世所謂取言人過而全無黑白者。但有先褒之善。而無豫詆之惡。則是聖人之心耳。曰。若有譽而無毀。則聖人之心為有所倚矣。曰。有譽無

毀。是乃善善速惡。惡緩之意。正書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春秋傳所謂善善長惡。惡短。孔子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之意。而仁包五常。元包四德之發見。證驗也。聖人之心。雖至公至平。無私好惡。然此意未嘗不存。是乃天地生物之心也。若以是為有倚。而以愆然無情者為至。則恐其高者入於老佛荒唐之說。而下者流於申商慘酷之科矣。○胡氏曰。毀云損其真。若叔孫武叔之毀仲尼。是也。譽云過其實。孟子所謂聲聞過情是也。附蒙引。或有所譽者。則必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是則自今日言之。雖未免於譽以將來言之。則亦不為譽矣。此二句見得畢竟是無譽。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

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朱子曰所以字本虛然意味乃

在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新安陳氏曰此句繳上一

截誰毀誰譽之意通考仁山金氏曰此章勉齋親見朱子改討注文直至通宵又為此句難得簡潔然宜

挑出直道獨解而後及句意其辭若曰直道而行謂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也吾之於民所以無毀譽者蓋

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用以直道而行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似為簡明附語錄問直

道而行曰此緊要在所以字上民是指今日之民即三代之民三代蓋是以直道行之於民今亦當以直

道行之於民直是無枉不特不枉毀雖稱譽亦不枉也舊嘗有此意因讀班固作景帝贊引此數語起頭

以明秦漢不易民而化之意曰孔子稱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其意蓋謂民無古今周秦

網密文峻故姦軌不勝到文景恭儉民便淳厚只是此民在所施何如耳此政得之朱子文集答呂東

份按此條所謂三代蓋以是直道行之於民所謂不易民而化所謂只是此民在所施何如皆是指三代之君於民如此語類中諸條獨此最為明晰輯釋不知取此却將二條語意不甚分明者刪并為一條看去全不得此章要領殊為可歎大全惟輯釋本是

襲更不足深責矣

萊書誰毀誰譽一章所論得之但只說得三代直道而行意思更有斯民也之所以六字未下落疑斯

民也是指當時之人而言今世雖是習俗不美直道難行然三代盛時所以直道而行者亦只是行之於

此人耳不待易民而化也諸儒之說於此文義殊不分明却是班固景贊引得有意思注中說得亦好大

抵聖人之意止是說直道可行無古今之異耳存疑直道而行是說三代之君於民皆以直道而行故

我今亦欲直道而行不敢毀譽正解上文吾之於人誰毀誰譽意常說三代之民直道而行故我今亦直

道而行依此則解吾之於人誰毀誰譽意欠貼又註云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

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尹氏曰其字分明指民依常說則其字為指誰

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

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

份按斯民是今此之民。卽三代之時所以爲善之民。三句語意不甚分曉。下文謂管仲景帝贊引此一句不曉也。意蓋是說周秦雖細密文峻而不勝其弊。到文景。黎民醇厚亦只是此民也。此數語亦卽不易民而化意。但說得不如前一條分明耳。輯釋既採此條却將其要緊語刪去。吾不知其何心也。此民乃是三代時直道而行之民。乃另是一條。今并而爲一。語意便與卽三代之時所以爲善之民。犯復然則編書者并文義亦有所不曉也。且此條末語謂景帝贊所引處意却似不同。蓋此時猶不曉班固引用之意。後乃知其引得有意思甚好耳。可見此條皆未定之說不

言言大全 卷十五
得容私於其間哉
宋子曰斯民是今此之民卽三代之時所以爲善之民。聖人說一句話便是恁地闊。便是從頭說下來。此民乃是三代時直道而行之民。我今若有所毀譽亦不得迂曲而枉其是非之實。○南軒張氏曰誰毀誰譽謂我於人初無毀譽之意也。而有所譽者必有所試也。因其有是實而稱之。春秋之時風俗雖不美。然民無古今之異。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亦斯民也。順理之謂直。可毀可譽在彼。循其理而已。先王命德討罪亦若是也。○雙峯饒氏曰下面民字卽上面人字。但人對已而言。民對君而言。緣有三代字在上。故言今此之民與三代之民一般。但三代化行俗美好。惡得其真。後世教化不明。風俗不美。直變爲枉。所以有稱入惡而損其真。揚入善而過其實者。吾之於人則不然。蓋視今此之人爲三代直道之民而不視之爲後世枉道之民也。○雲峯胡氏曰朱子云所以二字有味。蓋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今之民與三代之民皆然是。必有所以然者矣。○新安陳氏曰尹氏之意畧而未明。朱子就

知輯釋何故獨取之也

其說而發明得精切。至到耳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乃人心天理所在。萬世如一日也。三代之人心如此。今日之人心亦如此。聖人不得容私於其間也。然有先褒之善而無豫詆之惡。善善急惡。惡緩之心。未嘗不行乎其間焉。好善忠厚之心與善善惡惡無私曲之心。並行而不相悖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乘平聲。夫音扶。亡與無同。

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矣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爲而言。
去聲。意必偶。南軒張氏曰有馬借人乘之已

事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
雖有馬不能乘。則借人乘之。史有闕文以待來者。其意亦猶是也。言始猶及見而今則亡。歎風俗之日趨

李衷一曰自家平素無知言工夫心自搖惑故巧言得而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於薄也。○勉齋黃氏曰今亡矣夫歎古人謙厚之意不復見也。○葉氏少蘊曰古者六書皆掌於史官班孟堅言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必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雖畧去有馬者借人乘之之語其傳必有自矣。○齊氏曰三代無乘馬者所謂乘如詩言乘乘馬乘乘黃蓋四馬駕車而乘之也借人乘之蓋有子路車馬與朋友共之意。○雲峯胡氏曰史闕文猶不挾已所見以自是馬借人猶不挾已所有以自私。○新安陳氏曰疑以傳疑物與人共皆人心近古處二事雖小而人心之不可見。○蒙引須看本文猶字本註益字可見風俗向時已偷如今益以偷矣傷時之甚也。○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解。○趙氏曰二事不相並故又載胡氏說於後亦闕疑之意。

亂他。理明自不至於我所守自家平素無養氣工夫心為氣使故小不忍得而亂他氣定自不至於敗所謀然則已亂之道何如亦曰定心知言養氣而已矣。○困勉錄曰須知為巧言所亂亦緣不能養氣為小不忍所亂亦緣不能知言則李說亦當活看。四書讀曰夫天下之德居然無恙也然巧言與德並辨於前雖析理之精者無以擇也吾心之德安然無恙也然巧言託德一簧鼓其中雖守氣之定者無以持也故曰巧言亂德。○份按德字存疑以吾所自得言大士兼天下之德言二說皆有理可從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日忍之義禁而不發之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強匹夫之勇不能忍其忿也。○慶源輔氏曰婦人之仁失於不斷匹夫之勇失於輕決二者之失不同而皆足以亂大謀蓋大謀雖斷而輕決則又失之。○雲峰胡氏曰亂大謀彼自亂彼之事亂德非惟自亂其心術且能亂入之心術是非有定理而彼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使聽者失其所守為入心之害莫大焉婦人之仁柔惡為無斷匹夫之勇剛惡為強梁。○蒙引巧言他人之言也小不忍自己小不忍也。○存疑此德是執德不弘之德故註以所守解之入有所得守之於已德也巧言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使人聽之惑於是非而無定守故曰亂德然亦德之淺方能亂得若深安能亂

說統曰。眾字與公字不同。公以心言。眾以迹言。○鄒肇敏曰。必字根眾字來。不是說惟眾惡眾好。所以必察。正謂雖眾惡眾好。必不可廢察也。兩必字不要說煞。○四書讀白。眾好眾惡之必察也。既察其受好受惡之因。又察其用好用惡之質。○翼註曰。察非察眾言。乃察其本人可好可惡之實也。○困勉錄曰。按兼說似亦可。

○子曰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

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眾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

於私矣。南軒張氏曰。天下之善惡。有如黑白之易明。者眾之好惡。固所同也。至於事若善而其情則有害。事若不善而其情或可取。此眾人之所惑而君子之所察也。孟子於仲子匡章是也。○胡氏曰。察者詳審之謂。非謂眾人之好惡皆非也。特恐其或蔽於私故加詳審耳。○雙峯饒氏曰。南軒所引仲子匡章事甚切齊人。皆以仲子為廉。孟子獨能辨其不廉。此其眾好必察處。匡章通國皆稱其不孝。孟子獨不以此不孝目之。此是眾惡必察處。又曰。眾好惡固當察。然我心無私意。方能察之。若有私意。則眾好惡之得其當者。我反以為非矣。所以惟仁者能好惡人也。○新安陳氏曰。惟仁者無私心。而好惡當於理。方能為眾人之衡鑑焉。○附存疑。好惡出於眾。似乎公矣。然所惡之中。或有特立而為眾所惡者。或有事若不善而

情有可取者。是眾惡未必皆當也。故必察焉。所好之中。或有同俗而為眾所悅者。或其事若善而其情則有害者。是眾好未必皆當也。故必察焉。必察須兼此二意方是。○註或蔽於私。指眾好惡言。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弘廓苦郭反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

道即人之所。以為人之理。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問人能弘道。朱子曰。道如扇。人如手。手能搖扇。扇如何搖手。○問性不知檢其心。潛室陳氏曰。性指道。心指人。○雙峯饒氏曰。此道字是就自家心上說。若就道體上說。則道自際地。蟠天何待入弘。又曰。四端甚微。擴而充之。則不可勝用。此之謂人能弘

翼註曰。非道弘人。解作非道自弘。誤也。弘。明是大其人。如為聖為賢之類。論成功之後。道豈不能大其人。但就功用時說。須入自家擴充。道原著力不得。○困勉錄曰。此章泛說道字。自可兼費隱包小大極天地本性情而言。○份按道字當兼道之在己。道之在天下者說。道之在己者。如人心之有四端。擴而充之。不可勝用也。道之在天下者。如君子之道。費而隱。天哉聖人之道。此是天下公共之道。其道體本自蟠天際地。然必待

其人而後行。君子之尊德性，道問學，造端夫婦，察乎天地，則君子之所以弘道也。如此兼說，方備雙峯以四端為道。將道字專指自家心上說，固失之偏。蒙引謂四端是性，不可言道，則又矯其失而失之加甚焉者也。夫性是稟受於天，自己所具之理，道是事物當行天下公共之理，其實自己所具之理，即是天下公共之理。此率性之所以為道，而朱子之所以謂道與性其實無甚異也。故對舉則性自性，道自道，單言性則道在其中，單言道則性在其中。即說人能弘性何害，而蒙引乃以此譏饒氏并譏張子乎。蒙引謂性是人心活物，如何說道體無為天心乃活物性則心所

道。○四如黃氏曰：弘有二義，人之得是道於心也，方其寂然而無一理之不備，亦無一物之不該，這是容受之弘；及感而通無一事非是理之用，亦無一物而非是理之推，這是廓大之弘。其容受也，人心攬之若不盈掬，而萬物皆備於我，此弘之體，其廓大也，四端雖微，火然泉達，充之足以保四海，此弘之用。性分之所固有者，一盡收入來，職分之所當為者，一一便推出去，方是弘。通考勿軒熊氏曰：道之全體無所不包，惟學故能廓而大之。語錄問人能弘道，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又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古今所共底道理，須是知，知仁守勇，決繼又曰：人者天地之心，沒這人時，天地便没人管。○蒙引弘道非道，本小而我大之也，只是滿其分量處，便是文王為入君止於仁，與國入交止於信，亦非於性分之外有所加也。○存疑道之分量，本大人蔽於氣稟，知欲則失其道，人能加知行之功，道之自近以至

載之理，蒙引殊失心性之辨，不可從也。○又按黃氏謂弘有二義，一是容受之弘，一是廓大之弘，愚謂弘道當就工夫說，黃氏以萬物皆備為容受之弘，此乃道體之本然，盡人如是，尚未說到弘道工夫。正不若照註專指廓充為當，若謂惟其萬物皆備是以當擴而充之，以此推原所以弘道之故，則可竟以為弘字正解，則失之矣。說統謂二弘字俱指道言，朱註謂道不能大其人，此句覺帶下弘字，乃是謂道不能自弘於人也。愚謂人之為聖為賢，必由于道，固是道之大，其人處，然此全在人自做工夫，則道弘而人亦從而弘，道只是理而已，豈有所思慮云為，而能自使其人

遠自小以至大，推而至極，則其分量之大復全於我矣，是擴而大之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唯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此為去聲。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教人爾。
朱子曰：思是硬要去，做學是依這本子，小著心，隨事順理去做。○遜志是卑遜其志，放退一著。

大乎。朱註本自無病。張氏譏之。妄也。存疑謂非道弘人句。只帶說不可對言。愚謂弘道。弘入各有精義。註中層層對舉。存疑帶說之論亦非是。○蒙引又譏饒氏道自際天蟠地。何待入弘之說為非。困勉錄亦以蒙引為是。愚謂洋洋優優。道體本極其大。饒氏何待入弘之說。亦未可盡非也。但此只是天下公共之道。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可見道雖本然自弘。然必人能弘之。而後能盡其量也。且不但道之在天下者。其體本弘。即道之在己身者。無一理不具。無一物不該。其體亦何嘗不弘。但氣拘物蔽。道本甚大。而人自小之。所以必須實做弘道工夫。方能復其本然之量耳。

論語大注 卷十五

寬廣以求之。不忒。忒地迫窄。便要一思而必得。○問聖人真箇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否。曰。聖人也。曾恁地來。聖人說發憤忘食。却是真箇。惟橫渠知得此意。嘗言孔子煞喫辛苦來。○南軒張氏曰。此章非以思為無益也。以思而不學。則無益耳。○雲峯胡氏曰。書說命。惟學遜志。一句六經言學所從始。非特取卑遜之義。不凌節而施之。謂遜蓋勉。勉循循。其學有自得之益。勞心以必求。徒思而未必有得也。○存疑。徒思而不學。則此理出於想像。億度而無真實之見。且旋得旋失。不免危殆之患。故無益學。則講習討論。體驗躬行。有真見。無遺忘。德之成也。有自矣。故曰。不如學也。前篇思而不學。則殆。亦當依此。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餒反。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

翼註曰。是謂口氣甚急。正要入急改。非謂能改遂不妨於過也。○困勉錄曰。註成字不及改三字。最要玩。不及改。即成也。蓋是謂過矣。句有兩層。意過而不改。便真叫做過。過而不改。便成了過。朱子只主後一層說。其警人意尤切。所謂成者。蓋因循不改。則其心已安而不知改。其勢愈壞而不可改。困勉錄曰。說統云。思不如學。不但有虛實之分。又且有頓漸之別。故註云。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按註專以頓漸言。頓漸可以包得虛實也。又曰。程子云。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

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為憂貧之故而欲為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卹其末。豈以自外至者為憂樂哉。朱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是將一句統說中。又分兩脚說。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又恐人錯認此意。似教人謀道以求食。故下面又繳一句。謂君子所以為學者。所憂在道。爾非憂貧而學也。○學固不為謀祿。然未必不得祿。如耕固不求餒。然未必得食。雖是如此。然君子之心。却只見道不見祿。○凡言在其中。蓋言不必在其中。而在焉者矣。○問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兩句似相反。潛室陳氏曰。耕本謀食。却有時而餒。學非謀食。却可以得祿。○雙峯饒氏曰。首句重在謀字上。末句重在憂字上。謀以事言。憂以心言。憂道自然不憂貧。到不憂貧地位。也是難事。學者縱未能不憂貧也。且以此等意思存之胸中。久久自別。○雲峯胡氏曰。凡學而謀食者。只為貧

未得也。強揣度耳。
呂晚村曰：有一毫謀食之念，即是不謀道。不謀食，正所以謀道也。又曰：學非所以求祿，而祿自在其中。則謂學不得祿者，既非而謂學必得祿者，又非也。夫子所以又下末句，朱子註中亦著意在此。一轉，只在其中三字理會得好。此意自然分明。又曰：末句不可重複首句，今人亦知之。然只換得幾箇替身字眼，以為分別，究未嘗不重出也。須能於憂字中尋出意思，議論來，的確不移方佳。○份按：耕也。二句是一轉，末句又是一轉。本是三層。但本註只從耕所以謀食說起，而於說末句處，用然字轉下，極力洗發一番，則此節所重，乃在末句一轉也。

富關打不透爾，果不憂貧，自不謀食。○新安陳氏曰：謀食之食，以食祿言，與祿字相關。耕也，餒在其中一句，自是引喻。此章夫子始終教學者，以審內外之輕重也。君子惟謀學以明道，而不謀食以得祿。譬之耕，本不求餒，而餒自在其中。是學本不求祿，而祿自在其中。學焉而聽祿之自至，可也。未又申言之，憂道以見其謀道不憂貧，以見其不謀食。憂出於心，謀見於事，憂之深，然後謀之熟，無非欲學者知內之重而外之輕耳。
語錄：因言近來稍信得命，及孔子說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觀此一段，則窮達當付之分定，所當謀者，惟道爾。曰：此一段不專為有命蓋專為學者當謀道而設。只說一句，則似緩而不切。故又反覆推明，以至憂道不憂貧而止。且君子之所急當先義語義，則命在其中。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此只說義若不郵，義惟命是恃，則命可以有得。雖萬鐘有不辨禮義而受之矣。義有可取，如為養親於義，合取而有不得，則當歸之命耳。如澤無水，困則不可以有為，只得致命遂志，然後付之命，可也。

語類云：上面說君子謀道不謀食，蓋以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又恐人錯認此意，却將學去求祿，故下面又繳一句云：亦於末句轉折著意。其從首句說到中二句，只用蓋以二字直接，雖似未甚妥帖，然可見此處轉折，只當輕說也。
份按：語類凡言在其中之下，有當以餒字推之句，不可刪。蓋耕所以求免於餒，而反以得餒，所謂不必在其中而在焉者，莫此為甚。故以之為例。

困勉錄曰：不曰行而曰守者，言守則行在其中也。本文得之二字，還是主知及說存疑。謂雖行之而有得，終必失之。恐誤。○份按：程子謂真知未

○蒙引：憂道是本，其所以謀道之心也。憂還在謀先。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閒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
程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無得也。○知及之，不能守者，○新安陳氏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學而知之，明則知及而得之矣。不能無私力行而守之，不固，雖得之，必失之也。○附存疑：不曰行而曰守者，守此行尤深也。故中庸只說擇守。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涖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閒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

有不能守者其說守却獨重知及朱子次節註云所知者在我而不失亦不脫知及此吳因之墨卷所以重扼仁字仍帶定知及也
呂晚村曰不莊不以禮皆是仁守中看出來病痛所以必先從仁守說起然仁守者誠意正心工夫又必本於致知格物天下未有行而不本於知者也且仁守者非守此仁也以仁守其所知之理耳說仁守而不先從知及說起便謂之無頭學問然則即欲舉其所重亦當兼知及仁守而言矣
困勉錄曰陳氏以此心小怠妄念便生解不莊存疑謂其太深蓋此心小怠近不能仁守邊也然須知此亦是要

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去之張子曰所謂知及之必欲仁守之聲此者恐其雖得必失耳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此守所以貴乎篤也問知及之仁不能守之固不可仁既能守之而猶有不莊之戒集註謂有氣習之偏何耶潛室陳氏曰蓋雖是有仁能持守然當臨洩之時舉動之際此心少懈即妄念便生須是逐時照管令罅縫不開才有罅縫便有氣習之偏此是聖賢點檢身上工夫周密處雖是本體已造醇美猶恐節目上有疵又須逐節照管要令盡善盡美附存疑知及仁守則德成於已而足以治民然於臨民之時不能莊以洩之則衣冠不正瞻視不尊而民不見其可畏是亦氣質學問之小疵於道未備也○不莊以洩之是氣質或偏學問未盡到處陳氏謂此心小怠妄念便生說太深了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洩之動之以禮未善也

淺言故若深言之則不莊洩也是此心小怠又曰不莊不以禮所以說得淺者蓋若以此二項作脩齊治平全體工夫則於註小疵小節等字說不去也
份按動之以禮朱子謂禮字歸在民身上蓋謂使民做事要他做得來合節拍此即所謂齊之以禮也存疑謂禮字就君子自身說禮是天理之當然以理之當然者使民如菟苗獮狩為靈臺落之類是動之以禮不以當然者使民如殷作九成宮楚作章華臺春秋三築臺之類是動之以禮愚謂知及仁守之後即有些子未盡善只是小疵何至有以當然者使民如所云云乎至其以為靈臺落

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朱子曰動字不是感動之動是使民底意思謂使民去做這件事亦有禮是使之以禮下箇禮字歸在民身上○動之是指民說如菟苗獮狩就其中教之少長有序之事便是使之以禮蓋使他以此事禮存也
○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已而大本立矣洩之不莊動之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朱子曰固有生成底然亦不可專主氣質蓋亦有學底○慶源輔氏曰不莊氣質之偏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不以禮學問之闕也
責愈備不可以為小節而忽之也朱子曰知及之如如意誠洩不莊動不以禮如所謂不得其正所謂教情而辟之類知及仁守是明德工夫下面是新民工

為使民以禮恐與鼓舞作興四字未切語類之舉蒐苗為說乃是謂就其中教之有禮不重在使民蒐苗獮狩是理所當然意也翼註云動民主化民說凡化民者條教號令皆有大中至正之則是謂禮字要看得細如一條教也張弛寬猛之合節一號令也緩急輕重之得宜無往非禮禮字屬我不屬民不是使民循禮只是我循禮以動民不以禮只是小小錯當急畧緩當緩畧急亦無大害但終是未全善愚玩此說雖與朱子不同然較存疑看得精細似可兼採蓋惟我之使民者緩急張弛不免少有舛錯故民未能盡皆向善事事合於節拍則其於朱子之說非

夫。問知及仁守到仁是極了却又要莊澁動以禮底工夫如何曰人自有此心純粹不走失而於接物治民時少些莊嚴意思自不足以使人敬此便是未盡善處又問此是要本末工夫兼備否曰固是但須先有知及仁守做箇根本方好去檢點其餘便無處無事不善若根本不立又有何可點檢處。或問知及仁守為學之事也莊澁禮動為政之事也然為學之事雖未及乎為政至於接物處家之際亦非莊澁禮動不能為也為政者雖不專於為學然非知識之明而持守之固亦無以為臨政之地矣。此一章當以仁為主所謂知及之所以求吾仁澁之動之所以持養吾仁者。或問此章曰大抵發明內外本末之序極其完備而其要以仁為重仁能守之則大本已立雖臨民不以莊動民不以禮亦其支節之小失耳然亦不可不自警省以求盡善而全其德也。○南軒張氏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則未能保之也仁能守之則在己者實矣又須莊以澁之而動之則以禮動之以禮者以禮教民則民作興也此雖統言為政之

相反也而相成也。困勉錄曰註氣稟學問之小疵大全輔氏分配不莊不以禮謬存疑總說為是。份按問知及仁守到仁是極了二句原文作問克已復禮為仁到仁便是極了原文為當。困勉錄曰此章小註雖云明內外本末之序然內外二字亦不可太泥蓋學到仁守地位外面也不是大段不好澁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不過是小疵須要說得淺玩圈外註自見存疑極得此意總之此章若深言之則不仁守也。不得知及不莊不禮也。不仁守若淺言之則仁守矣。又有不莊不禮者然即淺言之而叫得仁守時外面也不

道至此而後善然所以成已亦一而已。○雙峯饒氏曰此章六箇之字要分別及之守之得之失之此四之字指理而言澁之動之此二之字指民而言。○雲峯胡氏曰仁者心德之全知及仁守而猶曰不莊以澁之則民不敬者德之全而責之備也知及仁守莊澁而猶曰動之不以禮為未善者德愈全而責愈備也大本已立固足以見其心德之全小節未善亦足以為全德之累。附語錄到仁處大本已好但小節畧畧有些未善如一箇好物只是安頓得畧傾側少正之則好矣不大故費力也。○存疑此聖人歷言以教人使先立其大本而後盡其末節也不先立其本而欲盡其末則其末不可盡先立其本而未之不盡亦有所未備也一章大意不過如此。○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是大段不好。不莊不禮。不過
是小疵。又曰。章復元云。知及
是格物致知事。仁守是誠意
正心事。莊蒞動禮。則脩齊治
平事。此章是一部大學的明
新工夫。按此段分配甚確。然
須知叫得仁守時。脩齊治平
工夫。不是全無不莊不禮。
不過是脩齊治平中小欠缺
處。
份按大本已好一條。本與知
及之。如大學知至云云。同是
一條。最為要緊。故載之於此。
蓋蒞不莊。動不以禮。只是小
疵。必須如此辨明也。
呂晚村曰。莊蒞禮動。雖似末
節。小疵。然仁守後之不莊
不以禮。其失甚微。與常人之
不莊不以禮。不同。乃是工夫
圓滿盡頭處。正自不輕他人

於此說得淺忽。是粗看仁守
為主之語。而失其意者也。
份按小人只是尋常之人。非
小有才之小人也。蓋玩可小
知三字。則其人於小處亦有
可用。南軒謂此是任賢使能
之異。則是以小知屬使能不
得盡情說壞也。且所謂小有
才而未聞大道。則其恃才妄
作。徒足取禍耳。其人尚烏足
用。而亦豈足當使能之稱乎。
○徐為儀謂周官虎賁。綴衣
皆小知小人。極當。
李衷一曰。此節因註中况字
遂分兩截。以上截為較緩急。
下截為較利害。○份按說叢
謂民字即天生蒸民。民字最
當困勉錄云。民字要着見得
民猶如此。則上焉者可知此

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
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
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朱子曰。一事之能。不足以盡君子之蘊。然能任天下之重。而不懼。小人一材之長。亦可器使。但不可任大事耳。○吳氏曰。方舜之耕稼時。視之猶人也。一旦受堯之天下。若素有之。小人有立談之間。而其材可知者。至委以國。則未有不敗。○南軒張氏曰。君子所存者大。故不可以小者測知。而可以當其大者。小人局於狹小。其長易見。故不可以任大。而可以小知之。大受如學者之學。聖人有為者之當大任。是也。事而可以小知之。小人用過其量。則敗矣。○雙峯饒氏曰。君子於小事上有拙處。小人於小事上有長處。所以不可以一節觀之。或問君子才全德備。何為於小事上。有拙處。曰。不可一概論。君子亦有等降。但其大體正當。雖細微處。有未盡。亦不害其為君子。又曰。此小人

是小有才之人。非庸常之小人。○雲峯胡氏曰。小節可以知小人。不足。以知君子。大受。可以許君子。不可以許小人。材之所成。為器德之所充。為量。君子之所量。俱小故也。○語錄問。小知。是小有才。大受。是大有德。如盆成括。小有才。未聞大道。是也。曰。却如何說。不可。字義。理且看他本文。正義。是如何說。今不合。先以一說。橫著胸中。便看不見。○存疑。此言觀人。當於其大。不當於其小。君子。可以大受。不可以小知。若欲以小知之。則失其為君子矣。小人。不可以大受。而可小知。若欲以大受之。則失其為小人矣。故以大受而可觀人。然後其人。可見。以小節而觀人。小人。未有不勝。君子。君子。或置之無用之地矣。○君子立乎其大者。於小事。或未及。理會。故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小人大節。本無足觀。每於小者。致意。故不可大受。而可小知。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

以下統上之辭其說似巧然非正解

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一日無者也况水火或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為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為仁之語下章放

上聲此

問夫子言吾未見蹈仁而死者也後又言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者潛室陳氏曰蹈仁有益無害人何憚而不為此勉人為善之語若到殺身成仁處是時不管利害但求一箇是而已學者患不蹈仁爾蹈仁則心無計較之私若義所當死而死雖比干不害為正命附蒙引上言仁之甚切於人以見其所當勉下

說統曰此章當字有味讓則

必不當當則自無可讓不讓於師甚言不可推諉也不必泥○份按困勉錄云不讓於師不過是上之詞說者謂當仁便是不讓於師註中勇往必為就是當仁此說最是蒙引以為未安不可曉愚謂若單說仁以為己任便自含得不讓於師意今既說了當仁二字又下不讓於師四字則此四字乃是極言其當仁之不可推諉師字雖不必泥而不讓之義正宜極力洗發勇往必為正在此四字上見之何得謂當仁便是不讓於師而輕看此四字也蒙引之說殆未可訾也

言仁之無害於人益以見其所當勉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以仁為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為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為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為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朱子曰當仁擔當之當這仁字是指大處難不得是師長所做底事○弟子於師每事必讓而不敢先至於仁以為己任則當自勉而勇為不可以有讓也蓋仁者己所有而自為之非奪之彼而先之也何讓之有所謂不讓猶程子所謂不可將第一等事讓與別人做者其事則顏子所謂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者是已此與上章皆勉人為仁之

份按語類云問當仁。只似適當為仁之事。集註似以當為擔當之意。曰如公說。當字謂值為仁。則不讓如此。恐不值處。然多所以覺得。做任字說。是恐這仁字。是指大處難做。處說。這般處。須著擔當。不可說道自家做不得。是師長可做事。愚謂此條起處。數語必當全載。方使後學不至或誤認當字。

說統曰。貞與諒皆固守意。辨在正與不正之間。正而固便是貞。不正而固便是諒。貞諒相似而實不同。夫子分別言之曰。君子是貞。不是諒。諒意

與君子泰而不驕等相似。今人只說君子貞而不執。滯。把不諒作變通說。不知貞字內已有變通意。在徐徹云。貞者以天下之理為主。無私者也。諒者以一己之見為主。有私者也。

辭上章為凡民都不知仁而憚於為之者發。此章為學者粗知仁之為美而不知勇於有為者發。○南軒張氏曰。夫子嘗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為仁由己。雖於此。又明不讓於師之義。蓋道不遠人。為之在己。雖所尊敬。亦無所與讓。聖人勉學者使之用其力也。○為仁在我。雖師不暇遜。此便是仁以為己任。○慶源輔氏曰。遜者禮之實也。德之善也。凡自外來者。固不可不遜。如善名是也。至於為仁在己。則何遜哉。蓋非不遜也。乃無所與遜也。○雲峯胡氏曰。當字大有力量。不弘者當不起。不毅者當不去。請事斯語。顏子當之。仁為己任。曾子當之。顏曾遜於夫子之門。未嘗以當仁之事而遜於夫子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真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問君子不諒。可乎。龜山楊

氏曰。惟貞固可以不諒。所謂貞者。惟義所在也。○朱子曰。貞者。見得道理是如此。便只恁地做去。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為正字說不盡。故更加固字。如易所謂貞固足以幹事。若諒者。是不擇是非。必要如此。故貞者是正而固守之意。諒則有固必之意焉。○南軒張氏曰。貞則信在其中。但執不信。而於義有蔽。則失其正。而反害於信矣。○覺軒蔡氏曰。諒有二訓。有止訓。信者友諒是也。有訓必信者。此諒是也。諒似貞而實非。故夫子特別而言之。○雙峯饒氏曰。貞者正而固守。諒則固而未必正。言必信。行必果。而不知惟義所在者也。○厚齋馮氏曰。歷萬變而不失其正者。貞也。諒則固守而不知變者也。故曰。貞者事之幹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或問貞諒之別。曰。處義既精。不期固而自固者。貞也。不擇邪正。惟知必信而不易者。諒也。諒信之別。則程子得之。范直以信為諒。尹以諒當信。則未為密。至於楊侯或以貞為正。而不及於固。或以貞為固。而不本於正。亦胥失之。○語錄諒字論語有三箇。匹夫之諒。貞而不諒。是好朋友諒。

份按敬事後食似乎兩件其實真能敬其事者必能後其食不後其食必非真能敬其事者也

却是好以貞對諒則諒為不好孟子所謂亮恐當訓明字○蒙引貞與諒皆為固守之義但貞者正而固諒則固而未必正也君子則惟正之固而不拘拘於為諒蓋貞疑於諒而實不同故夫子特別而言之如周比和同驕泰之屬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後與後獲之後同

雙峯饒氏曰此後字如先難後獲先事後得之後後獲謂不計其效

也蓋為人臣者但知盡其職分而已祿非所計也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之意食祿也君子

之仕也有官守者脩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

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南軒張氏曰事君者主於敬其

事而已官有尊卑位有輕重而敬其事之心則一也後其食猶後獲之意然則為貧而仕則奈何孔子嘗

為委吏矣亦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亦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蓋亦以敬其事為主也若曰為貧而仕食焉而已遑恤其事則失其義矣○胡氏曰後其食者蓋委置之不存乎念慮之間非纔任其事而即有得祿之心繼之也若曰先敬其事而後有計祿之心則義利雜揉公私交戰其不為利心所勝者幾希○勉齋黃氏曰敬事後食臣之道也餽稟稱事君之道也○慶源輔氏曰有官守者脩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是皆天理之當然而在入之所當為者也豈可有一毫僥求覬幸之意於其先哉附或問敬事後食之說曰夫子之意蓋曰敬於其事而後其求祿之心耳今諸說於敬其事之說皆得之而皆以為先敬其事而後可以受祿則失之試以范說考之集註則可見矣而謝氏之意又以為敬其事而後可以得祿則其病有甚焉者學者於此毫釐之間尤所當察也其為貧而仕之疑則張敬夫嘗辨之亦可取也○蒙引註云後與後獲之後同謂其去了利祿之念而不萌也非先此而後彼也若先此而後彼則義利交雜

說叢曰。教者為類而說也。猶醫者為病而設也。○困勉錄曰。註以氣習言類。知愚賢不肖是氣。地有善惡。族有善惡。學有邪正。俱是習。又曰。凡有所擇而後收者。其中必有不足也。有所擇而後收者。其中必有所至忍也。君子無忍也。無不足也。故無類也。又曰。人之始原無類。其有類者。非其初也。故君子有教。仍以無類者待之。大意如此。麟主竟謂類有善惡。則似忘却註人性皆善一句了。

終則利勝義矣。爵祿人君所以勸功。若在臣子。只宜自盡而已。非以有勸而為功也。

○子曰有教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

於善而不當復如字反也於善而不當復扶又反也

論其類之惡矣南軒張氏曰。人所稟之資雖有不同。然無有善惡之類。一定而不可變者。蓋均是人也。原其降衷。何嘗不善。故聖人有教焉。所以反之於善也。教之行。愚者可使之明。柔者可使之強。豈有氣質之不可變者乎。然堯舜之子不肖。則氣類又若有異何也。蓋氣有可反之理。人有能反之道。而教有善反之功。其卒莫之能反者。則以其自暴自棄而已。○慶源輔氏曰。人之性同乎一理而已。然其品類則有善惡之異者。何哉。蓋於其始生也。已有氣稟清濁之分。及其少長也。又有習染邪正之異。苟欲

合其異而反其同。則在乎教耳。故君師有教化之妙。則人皆可以復其善。而自無為惡之人。豈可復論其類之惡哉。○洪氏曰。聖人之教。如雨露之於萬物。夫豈有所擇哉。附蒙引。無類自教者。立心言所謂不當復論其類之惡也。正是無所擇意。未說到人復於善處。只是人皆可復於善也。○存疑。所以作教者。立心說不作人復於善說者。人固有下愚不移者。如堯舜不能教其子。周公不能教其兄弟是也。若謂聖人有教。則人皆復於善。未免有窒礙處。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南軒張氏曰。君子以義小人以利。義利之所以不同。烏能相為謀乎。○新安陳氏曰。善惡謂君子小人。邪正謂吾道異端。如陰陽冰炭之相反。此不能為彼謀。彼亦不能為此謀也。

困勉錄曰。此章專為待小人異端者發。小人異端自成一道。為我儒者化之可也。教之可也。拒之可也。與之謀不可也。要玩謀字。又曰。我之不可與彼謀。猶彼之不可與我謀也。故以不相為謀言之。謀是商量斟酌之意。又曰。註善惡邪正。新安以君子小人吾道

異端分貼。極是。若君子中又自有同異。吾道中又自有異。同此不可謂不同。
翼註曰：辭兼明道之辭。經世之辭。○困勉錄曰：註不曰達理而曰達意。蓋辭只當對意說。若意則又須合理。此自有層次也。又曰：新安謂唯達理者辭能達意。此又是深一層說。非本文正意。勉齋謂非通於理者不能達也。亦然。又曰：陶石黃云：辭有可以一言畢者。而務博則誕。而不根於理。務華則浮。而不務於實。意有可以常言通者。而曲為奇說。則反失其真。過為高談。則愈晦其體。又曰：蒙引未達要達。此意雖有。然不重。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勉齋黃氏曰：此為學者善於工言辭者設。

然其曰達而已矣。則非通於理者亦不能達也。聖人之言未嘗有所偏也。○胡氏曰：富者欲其瞻也。麗者欲其華也。○新安陳氏曰：惟達理者辭能達意。達意之外而過求之。非以繁多為富。則以華美為麗。正理反為所蔽。本意反以不達矣。達之一字。命辭之法也。東坡與人論文。每以夫子此言為主。○蒙引未達要達。既達則不可以復有加也。而已矣三字。重所謂行於其所當行。止於其所不得不止。亦得此意。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

曰某在。斯某在。斯。見賢遍反。

師樂師瞽者。胡氏曰：周禮樂師太師皆以師名。磬鍾笙。搏鞀箏皆曰師。○吳氏曰：古者樂師。

錢龍門曰：道從聖人見。非從聖人出。冕之未見。相師原有是道。而夫子隱而忘之。冕之方見。相師隨有是道。而夫子顯而設之。○困勉錄曰：按此見得道無往不在。聖人因之而已。即註非作意而為意。此比入當無往不盡道。雖似深一層。然總是一層。說因字包得盡字。說盡字包得因字。俱是聖人學者可共的。若聖人自然無往非道。則又是一層。又曰：此節有三層意思。道無往而不在。人當無往而不盡道。聖人則無往而非道。然口氣則只謂道無往而不在。在相師則有相師之道。我但盡其道。爾若無往非道之意。則見於言外。熊氏謂此是徹上徹下之道。最得存疑。謂是言。

皆用瞽以其廢視而聽。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專且令天下無廢人也。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去聲。之人以詔之。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平。

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悉井反。

如此。吳氏曰：論語中子張之問。比諸弟子為多。○新安陳氏曰：不可以子張之問作閑語看。聖人一言一動。無非教也。學者善觀之。則見得皆出於聖心。

天理之流行者矣。○存疑子張問曰：頃者師冕見及階。及席。皆坐。子皆與師言之。其道之所在與。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相去聲。

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周禮春官太師下大夫二人。少師上。

其道之有所本固謬顧麟士則云上節子張問與師言之如此是道與此答云然者言是道也然又嫌以無往非道自處故又曰固相師之道也此似推而自抑之詞不必曰言其道之有本此說亦謬按次崖麟士所以錯看者蓋以固相師之道一句與上然字分兩層也不知固相師之道只是足上然字意無兩層又曰註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為之但盡其道而已只是說其無往不盡道不是說其無往非道尹註范註俱然

士四人瞽瞍三百人眠音示瞭音了明目也三百蓋人眠瞭掌大師之縣音玄鍾聲之類凡樂事相瞽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為之但盡其道而已通考勿軒熊氏曰道字要重看一事有一理先正嘗教人只看師冕見與子見齊衰二章以為一部論語皆在是此是徹上徹下之道讀者深攷而博求庶有以得之附蒙引曰階日席日某在斯與師言之如此即所以相之也故曰其道如此非與師言之外別有箇相師之道○尹氏曰聖人處上聲已為去聲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南軒張氏曰道無往而不在聖人之動靜語默無往而非道蓋各止於其所而已師冕之見及階則告之階及席則告之

份按事物物莫不有其道之下云蓋所當然者天之所為也此語甚精何故刪去又按道不可須臾離也之下云一失所宜則有廢是道矣是故君子戰兢自持顛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懼其失之也亦不可刪困勉錄曰夫子原非師之相而行相師之道者大全胡氏謂冕之來適無相故代相者告之陳氏以為冕未必無相夫子自矜而告之看來二說可兼用蓋相原有兩樣有專屬之相如周禮眠瞭是也有一不必專屬之相如與瞽共事不論其有相無相皆當為之告也註古者瞽必有相當兼

席既坐則歷告之以在坐者蓋待瞽之道當然爾子張竊窺而有問焉夫子以為固相師之道辭則近而起居則有起居之道飲食物莫不有其道夫一日之閒有待是人之道遇是事則有處是事之道道不可須臾離也夫惟天下之至誠一以貫之道之所在如影之隨形蓋無往而非是矣○胡氏曰瞽必有相荀子所謂猶瞽無相春秋傳所謂其相曰朝也冕之來見適無相者坐必作過必趨哀矜之念乃聖人之素心至此自不能已也故代相者告之○厚齋馮氏曰使瞽者若能視然是謂相師之道豈特與師言之道如此○新安陳氏曰瞽者之來未必無相夫子自矜之且敬之故節節謹告之有目者待無目者之誠心曲禮也附論語集編謝先生為朱震子發說論語首舉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又舉師冕見及階子日階也及席子日席也皆坐子日某在斯某在斯子張問日與師言之道與日然固相師之道也夫聖人之道無微顯無內外由灑

此二項說冕之來。其有相無相固不可知。使其無相。固當為之告。使其有相。夫子此時為主人。亦有當告之道。又曰。不專屬之相。又有一樣。如非與瞽共事。而偶然相值。瞽有相則不必告。無相則告。是亦相也。

言言大全卷十五
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德。天道本未一以貫之。一部論語只恁地看。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五

